資治通鑑綱目

香溪馬雲淇藏

東洋文化研究所

第十二卷

漢紀

桓帝　靈帝　凡二十七年　丁未至癸酉

獻帝

第十三卷

獻帝　凡十五年　甲戌至戊子

中央研究院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二

起丁未漢桓帝永康元年盡癸酉漢獻帝初平元年凡二十七年

丁未 永康元年春正月東羌復反叚熲擊破之○夫餘寇玄菟

附質 夫餘 國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 玄菟 郡名注見武帝元封二年○

管實 三輔 郡名注見漢武帝征和元年○

書法 地裂非小變也自和帝永元七年一書於是再見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終綱目書地裂三

詳秦庚午年

○五月地裂

○夏四月羌寇三輔

○是月晦日食○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竇武及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

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張陵嫣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土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滂應對賓客滂曰是重吾禍也遂遁還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舉奏弼會黨禁中解所脫者甚衆竇武所薦楊喬密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臣伊尹名摯殷湯之相呂望周武王之相姜太公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書郎張陵張稷以下六人皆尚書郎

集覽 稷高伊呂 稷名棄姓姬氏高息列反姓子氏皆舜之

內幹 幹讀曰管主也平決臧否 平音病平其不平曰平否音鄙臧否善惡也平決其善與惡咎徵 書洪範篇咎徵注咎徵叙惡行之驗也君行狂妄則常雨僭差則常暘逸豫則常燠急則常寒蒙闇則常風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 叔向名肸姓羊舌氏弟羊舌虎皆春秋晉公族也祁奚姓名晉大夫也左傳襄二十二年晉之執政范宣子殺欒盈之黨叔虎與焉宣子并囚叔向祁奚聞之見宣子曰鯀殛而禹興柰何以虎而棄祉稷宣子說以言諸平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注言祁奚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不告謝

初奚即往朝君明不為已也向音享於許乙反歸汝南句絶漢汝南郡後周改蔡州今汝寧府是也舉鉤黨舉

劾也鉤黨者相鉤引其黨與也從事屬下句中都官從事也主察舉百官犯法者青州六郡今益都府本漢北

海郡禹貢青州也六郡謂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國水土異齊言不同和也周禮五齊者水火木金土五

者不相入也齊才計反黨禁中解後靈帝建寧二年復治鉤黨今故云黨禁中解也

質實 一統志云后稷堯臣為農師教民稼穡有功封于邰乃周武王之祖高與契通為唐虞司徒受封于商乃成湯之祖伊尹注見

梁武帝太清三年呂望汲人姓姜名子牙年八十餘避紂居北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乃之周文王出獵遇於

渭水之陽載歸立為師稱曰尚父佐武王伐紂以安天下授以冊書之戒封於齊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

九年賈虎潁川定陵人劉祐中山安國人魏朗上虞人劉矩沛國蕭人尹勳鞏縣人張陵成都人楷之子邊韶

陳留浚儀人梘里縣名注見元帝求光元年霍諝鄴縣人首陽山注見武帝元封四年史弼陳留考城人青州

禹貢九州之一周禮正東曰青州蓋以土居少陽其色青故以名州武王封太公望於此為齊國秦置齊郡漢

分置北海郡屬青州東漢為齊北海樂安三國地以青州治臨淄魏為益都郡晉為齊樂安二國地安帝時廣

陵僑立南青州故於青州加北字劉宋省南青州乃去北字仍曰青州後魏治東陽又改益都郡後周改為齊

郡隋復為青州尋改北海郡唐初為青州後改北海郡乾元初復為青州又陞平盧軍節度宋改鎮海軍金為

益都府元改益都路國朝改青州府隸山東道叔包注見靈帝熹平四年初奚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五年

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

質實 巴郡注見獻帝建安十九年

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太守欲上之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不聽

書法 建和初元書黃龍見譙矣此書曰言黃龍見何疑辭也若曰其言如此云耳是故光武郡國并露降則書言中元元年桓帝巴郡黃龍見則書言是年齊青州河水清則書言陳壬午年終綱目書龍見十有三詳惠帝二年惟平帝書越嶲郡上此書巴郡言皆疑之之辭也

大水海溢○冬十月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董卓擊破之

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拜董卓為郎中卓隴西人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

質實 張奐酒泉人

書法 書張奐遣何歸功奐也乃以不事宦官黜其功而賞董卓其私甚矣此綱目特書張奐遣病漢也是故董卓之破羌寇也書張奐遣田神功之破史朝義也書李光弼使皆歸功遣之者也唐肅宗寶應元年

十二月帝崩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

初竇后既立御見甚稀唯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

書法 賀善贊曰桓帝即位二十二年自延熹二年以前所書多為梁冀書策免太尉固冀專也論定策功冀伐也立皇后冀伉也策免太尉喬冀忤也貶清河殺李杜冀誣也改清河冀私也封襄城君冀嬖也張陵劾奏冀犯也殊禮增封冀泰也徵陳龜還冀惡之也二年以後所書多為宦官闉書封五侯宦官與謀也單超將軍宦官寵過也楊秉論作宦官貪縱也卒單超贈送過制也獄皇甫規宦官侂陷也免馮緄宦官所惡也卒朱穆憤疾宦官也膺等輸作劾奏宦官也殺成瑨捕膺等宦官所疾也其餘自書災變邊事外非報私恩則事遊畋急征斂凡三立后兩不食死雖嘗三以震食舉賢一徵處士往往皆具文其壞諸淫祀若有見者然再祀老子則亦偶然而已此桓之所以為桓也

遣使迎解瀆亭侯宏詣京師

考異 提要無詣京師三字

竇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孝王曾孫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持節奉迎宏時年十二

集覽 解瀆亭地理志解瀆在安平國饒陽縣案饒陽今隸晉州劉儵河間人儵音條

戊申

孝靈皇帝建寧元年

則此年歲首當書曰孝靈皇帝宏建寧元年孝

考異 按歲年例曰正統大書君名注云後有即位在今年內者用之

春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考異 以下漏太后父三字

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諸君柰

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集覽】荼何委荼蓼之苦詩良耜篇以孅荼蓼注孅呼毛反拔田草也荼陸草蓼水草也箋云孅去荼蓼之事言其勤苦也今陳蕃以腐國有大事柰何委棄此勞苦而託病不朝

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二月葬宣陵【質實】一統志云宣陵在河南府城東北○段熲擊東羌於高平大破之以熲爲破羌將軍

初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皇甫規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以問熲熲上言曰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落餘羌無幾今張奐疇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羌虜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彊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虜兵盛衆皆退熲乃令軍中長鎩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彊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大石賜詔褒美賜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增助軍費拜熲破羌將軍【集覽】伏疾猶疾之隱伏在身無慮注見宋文帝元嘉六年彭陽徐廣曰彭陽在安定郡括地志云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中藏府藏去聲漢官儀曰中藏府令掌中幣帛金銀諸物【質實】狼子野心左傳昭二十八年晉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不視一統志云彭陽漢之縣名屬安定郡後魏屬原州隋廢之唐復置豐義縣宋復曰彭陽元廢之故城在平涼府鎮原縣東八十里高

平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六年

閏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

考異 祖上皇字羨按靈帝乃清河孝王曾孫其祖未嘗即帝位不當稱皇祖

○夏五月朔日食○六月大水○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

質實 聞喜縣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

涿郡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夫同宗相後按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

集覽 同宗相後言靈帝本是同宗當立為後 按圖按謂閱視也圖謂宗譜 涿郡注見帝玄更始二年

書法 定策功何譏私也自梁冀始矣竇武忠賢也則曷為書之如梁冀武不能辭則亦不足貴矣靈帝不足病也故下旨封陳蕃不受而殊之善蕃所以愧武也

發明 竇武在東都為戚屬之賢然終亦不免何耶于時漢統屢絕率以旁支入繼武適逢其機迺以此受封不亦僭哉然使其聽植之言推而弗居猶或庶幾而武則不能用也書錄定策功固非羨之正所以為武惜耳

封陳蕃為高陽鄉侯不受

質實 高陽鄉未詳處所疑即高陽里注見秦二世三年

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讓不受

段熲追擊東羌連戰破之

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東羌雖衆而輕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筭而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奐遂猜恨言羌一氣所生不可

誅盡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累以反覆
攻剽發家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
獲并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
人事衆和師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
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今傍郡戶口單
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
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
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親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
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盡將向殄滅臣每奉詔
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集覽 比陳愚慮句絕比音毗至反頻數也陳愚慮猶言
訴愚衷也 瞽言注見順帝陽嘉二年 羌一氣所生
謂東羌亦是禀天地陰陽之氣而生者漢和帝時魯恭
王上疏曰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莊子大宗師篇孔子
曰彼方且與造化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至今為
鯁 鯁本作梗詩桑柔篇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箋云厲怒
梗病也 虺蛇 楚辭天問篇雄虺九首靈蛇吞象註虺亦
蛇屬爾雅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山海經云南海有大
蛇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歲而出其骨註云南
方蚺蛇亦吞鹿消盡乃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
出文公辯證曰或云今嶺南有異蛇能一日行數百里
以逐人者但不見說有九首耳食鹿出骨事似若迂誕
然予嘗聞山中人說大蛇能吞人家所伏雞卵而登木
自絞以出其殼者 軍不內御 御制也言軍便出也淮南
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 正誤 軍不內御今按此言軍中事專
聽主將之命不從中制御也

質實 漢陽郡名注見建寧二年 靈武地名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年

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
之遂遷太后於南宮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
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
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
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
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譖事太
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
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
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乃引

尚書令尹勳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后尤豫未忍蕃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劉瑜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勸以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祈為雒陽令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令冰與尹勳雜考辭連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共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曹節請帝出御前殿拔劍踊躍趙嬈等擁衛左右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挾以白刃使作詔版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勳冰殺之出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使颯等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耶王甫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愈厲遂被執送北寺獄即日殺之時張奐徵還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與奐合使其士夫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巴肅始同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與王甫等六人皆封列侯蕃友朱

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殯斂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為己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為節等所賣固辭不受楊氏曰曹節王甫竊弄神器固天下所同疾竇武以至親操重柄招延耆德相與協謀勦除姦凶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尤豫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武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逡旦使逆賊得以欺奐而使之豈不惜哉

集覽 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宦官石顯誣譖望之望之飲鴆自殺尤豫注見光武建武六年公乘昕公乘本秦官名言得乘公家之車也其後因為氏焉昕名也長樂尚書官名也職主皇太后宮案長樂皇太后宮名內奏內讀曰納五官史漢官儀有詹事五官百官志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也史掾屬也共普姓名共音龔詔版木簡為之其長尺一後書揚賜傳劄用版之恩注版詔書也唐高宗時詔并州婦人年八十已上皆板授郡君史炤曰謂不加告命以版策授之五校即五營也百官志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皆掌宿衛兵梟首梟本作梟古堯反倒懸首也日南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奐深病病慮也患也人豪人質中之豪俠遲回不決意貌或並音去聲遲待回避也

實 李膺潁川襄城人杜密潁川陽城人劉瑜廣陵人雒陽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四年巴肅渤海高城人胡騰耒陽人

書法 書奏誅何非專也奐書誅者異矣唐文宗太和九年書曹節等何非濫也與槩書誅宦官者異矣同上節等殺之易辭也前書以竇武陳蕃為某官矣此則曷為復書官惜之也若曰以太傅大將軍之重奏誅宦者其勢順其名正而殺之易如此以見節等之強而陳竇為不密矣綱目所深惜也綱目書誅宦官四是年中平六年唐文宗太和九年昭宗天復三年而不克者二是年唐文宗太和九年

發明 以利害言之蕃武幾事不密遂至禍延家國誠可深惜然綱目於二人則書其官於宦者則書奏誅其予之之意初不計事之成敗而惟顧理之是非誠以蕃武之志在於為國而當時閹宦不去漢治終無可為之理不幸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一跌不牧漢亦以亡此固天之所廢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書

法若此是亦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意耳雖然書太傅則見上公之尊書大將軍則見本兵之重以將相大臣合謀協力而不能去刀鋸之賤非徒無益貽患愈深人主觀此盍亦謹其微哉

冬十月晦日食○十二月鮮卑濊貊寇幽并

質實 鮮卑東胡種名 幽并二州名幽州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 ○烏桓

注見梁武帝大同十年突厥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

稱王

烏桓大人上谷難樓有衆九千餘落遼西丘力居有衆五千餘落自稱上遼東蘇濮延有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延有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

集覽 難樓烏桓大人也姓難名樓在上谷郡 丘力居烏桓大人也姓丘名力居在遼西

質實 烏桓北胡種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 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遼西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 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右北平郡名注同上年

己酉

二年春正月尊慎園貴人董氏爲孝仁皇后以其兄子重爲五官中郎將

質實 五官中郎將官名注見桓帝延熹二年

書法 兄子何譏私也

發明 前此尊之爲貴人今此尊之爲皇后夫貴人乃宮嬪之職固不可以子而職其母也皇后乃母天下之號亦不可無其實而居其名也是時群小恣橫無以取悅其君故爲非禮之禮以媚之耳直書于册其失自見

○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雹詔公卿言事

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爲宦者所制不得從也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節等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皆自囚廷尉數日得出以俸贖罪郎中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

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鑒災異並皆罷黜徵王暢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於獄光祿勳楊賜曰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虺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

集覽 顧復之報詩蓼莪篇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文公集傳曰顧旋視也復反覆也罔極無窮極也父母之恩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霧露之疾言幽隔於空宮如霧露之遮蔽不覩天日之光明今之四公後書百官志太尉公掌兵事司徒公掌人民事司空公掌水土事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為上公錄尚書事薨輒省之折足覆餗易鼎卦曰鼎折足覆公餗盖鼎有三足以喻三公也三公不得其人猶鼎之折足必傾覆其餗也餗音速鼎實也八珍之具皇極不建書洪範皇建其有極群書考索曰孔安國訓皇極為大中之道非也蔡氏集傳云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人君於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龍蛇之孽龍蛇陰類也孽本作蘖祓也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祓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蘖前書五行志曰蟲豸之類謂之孽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詩斯干篇注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抑皇甫之權皇甫字也失其姓名周幽王后褒姒寵之故位卑而權重言如皇甫者可抑損其權勢割艷妻之愛艷妻周幽王后褒姒也幽王嬖之言如艷妻者當割絕其恩愛

正誤 皇甫艷妻今按此見詩小雅十月之交云皇甫卿士又云艷妻煽方處朱子傳皇甫位卑而權重艷妻即褒姒也言小人用事而嬖妾蠱惑王心以為之主也

質實 王暢山陽高平人謝弼東郡武陽人揚賜華陰人

書法 蛇見御座大異也終綱目一見而已書詔言事始此終綱目書詔言事四是年晋元帝大興二年齊戊辰年魏主宏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六月以劉囂爲司空

囂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 集覽 囂音刀反

秋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爲新豐侯

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必復為盜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於是進營去羌所屯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東奔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千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張愷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虜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二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四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司馬公曰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埸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蠭起而為寇又可盡誅耶然則段紀明之為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集覽 西縣屬天水郡括地志云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千里漢西縣也今興元府西縣是封禪書秦襄公既侯居西垂即此漢陽周以前為西戎地漢武置天水郡治平襄東漢改天水為漢陽郡治冀疆埸邊境也左傳疆埸之事注埸音亦穀梁傳隱元年聘弓鏃矢不出竟埸疏云謂之竟埸者竟是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埸也 質實 一統志云漢陽本漢之郡名治冀縣三國魏置秦州晉改漢陽為天水郡治上邽尋廢復置秦州宋齊復為天水郡隋廢郡為秦州大業初復為天水郡唐復為秦州天寶初改天水郡乾元初復為秦州後移治成紀宋開禧初為天水軍治天水縣金為鎮遠軍治成紀元復為秦州以成紀縣省入 本朝因之改屬鞏昌府西

縣漢初所置屬天水郡晉廢之故城在鞏昌府上邽縣西南九十里街亭注見秦二世二年西山在鞏昌府城西九十里廣漢水所出東山在鞏昌府城東一十五里赤亭水所出新豐縣注見成帝鴻嘉元年

九月江夏蠻反州郡討平之考異此亦誤書討與元鼎六年討西羌同質實

江夏郡名注見唐僖宗乾符四年○冊陽山越反郡兵擊破之質實冊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一年○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死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璋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一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群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或有未嘗交關亦懼

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為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然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徧天下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事泄儉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獨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夏馥聞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餉之馥不受曰弟柰何載禍相餉乎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初太尉袁安子敞為司空孫湯復為太尉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至是逢為司空隗亦顯官中常侍袁赦以逢隗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他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湊術亦以俠氣聞逢從兄子閎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逢隗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卻矣及黨事起閎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苑滂等非訕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大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於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司馬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溷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集覽 相標榜 相表襮也黨錮傳注標榜猶言稱揚也導人追宗黨錮傳注導引也宗謂所宗仰也 胡母 注見晉惠帝元康七年蕃嚮姓名章懷曰蕃音反 八厨 黨錮傳注厨音廚 判章 印行之文如今板榜 征羌 正義曰縣屬汝南 睚眦 注見周赧王五十六年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詩瞻卬篇注殄盡瘁病也左傳襄二十六年蔡聲子曰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詩正月篇注富人之屋烏所集也文公集傳曰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將被囚執未知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望門投止 窘迫之中見門即投歸而止宿求隱匿也 破家相容 寧破壞其家業而容隱張儉明廷寧宜執之明廷猶稱明府也 寧 宜執之猶言豈肯執捕之今欲分之李篤謂毛欽若欲分取此仁義之美名載半去矣 言不執儉得分仁義之半去 家事任長 任從家之長上讞之上奏也讞正獄議罪也漢書音魚列反 林慮 河內邑林本作隆漢避殤帝諱故改曰林索隱曰隆音林慮音閭 袁術 本傳無明音或曰術音遂案月令審端經術注周禮作遂遂上有徑故袁術字公路愚謂此說未允

案前書禮樂志心術注顏師古曰術道徑也心之所由也又韻會舉要入聲內注說文術邑中道也以是知袁術當在入聲以俠氣聞俠氣之名見聞於人 晉之三郤 郤犨郤錡郤至皆春秋晉卿也屬公嬖之胥童曰郤氏族大若除去大族則不偪害公室後胥童與夷羊五攻殺三郤暴其尸於朝 梁碭 碭徒浪反蘇林曰又音唐梁國之邑秦置碭郡漢改梁國隋置宋州今歸德府是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北百五十里本漢碭陽縣即今濟州碭山縣也山在縣東 囊括不言 注見桓帝元嘉元年括囊

正誤 後漢書王暢誅劉表亦有此語未詳所出蓋世人相傳之辭

質實 劉淑 河間樂城人荀昱潁川潁陰人淑之從兄子 趙典 成都人郭太太原介休人 范滂 汝南細陽人 宗慈 南陽安衆人 夏馥 陳留圉人 蔡衍 汝南項人 洋涉 泰山梁父人 張儉 山陽高平人 岑晊 南陽棘陽人 劉表 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 陳翔 召陵人 檀敷 瑕丘人 度尚 山陽湖陵人 劉儒 陳郡陽平人 景毅 蜀郡人東萊郡名注見成帝永始元年一統志云外黃漢之縣名屬陳留郡三國魏廢之故城在開封府杞縣東北左傳意公敗宋師于外黃即此 蘧伯玉恥獨為君子 蘧伯玉恥獨為君子今按謝承

王衛人靈公時仕為大夫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孔子至衛主於其家稱之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後世追封內黃侯從祀孔子廟庭魯國注見周太祖廣順二年曲阜縣隆慮漢之縣名屬河內郡後漢改為林慮縣三國魏屬朝歌郡晉屬汲郡後魏省入鄴縣尋復置無置林慮郡北齊郡廢後周復置郡隋罷郡置巖州縣仍舊大業初州罷唐初復置巖州尋罷州以縣隸相州宋因之金陞為林州元因之○國朝降為縣改屬彰德府謹按此隆慮分明是山名集覽以為河內邑可謂誤矣愚不敢違之故述此縣沿革於此智者察之隆慮山已注見帝玄更始二年申屠蟠陳留外黃人梁國名注見景帝三年碭郡名秦末所置治碭縣東漢降為碭山縣後魏改為安陽縣隋復為碭山縣屬梁郡唐屬宋州宋因之金屬歸德府後廢元復置碭山縣屬濟寧路國朝因之改屬徐州

書法 黨已廢矣書前司隸校尉何廢不以罪也殺之甚矣然則諸君子無譏歟前書部黨繼書黨人此書鉤黨綱目固不能不假此以垂戒矣

發明 黨已廢錮而猶書前司隸者廢不以罪故也廢猶不予況殺之乎彼小人欲空人之國非誣以朋黨則不足以盡賢人之類漢室至是固已亡矣然范滂張儉等不得列書于冊者此又綱目有不滿諸賢之意耳學者要當深考而默察之則得其旨矣

是月晦日食 考異 一本漏是月二字○鮮卑寇并州

三年春三月晦日食○徵段熲為侍中

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辱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所嚮有功

辛亥 四年春正月帝冠赦 考異 提要赦字下大書唯黨人不赦五字

唯黨人不赦

書法 赦不悉書自元帝以來矣書永康赦以赦黨人也書今年赦以唯黨人不赦也書中平赦又以赦黨人也黨錮蘄未綱目謹書之觀其所書諸君子之不可深罪益明矣

發明　綱目自元帝永元元年以後凡赦之無事義者例皆不書而此特書之者著其獨不赦黨人故也嗚呼黨人皆賢人君子非有大惡於國而惡之若此漢氏雖欲不亡得乎

二月地震海溢○三月朔日食大疫○秋七月立貴人宋氏為皇后○冬十月朔帝朝太后於南宮

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率群臣朝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寃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書法　朝太后不書此何以書遷后也綱目予存義故特書之是故順帝朝太后書靈帝朝太后書皆遷后也不久皆以喪書矣

鮮卑寇并州

壬子　熹平元年春正月帝謁原陵　質實　原陵注見光武建武中元二年

司徒掾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捐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胡氏曰　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故聖人制禮專於廟享而不祭於墓其於禮義精矣明帝之舉蔡邕之議豈其不考於此而失之與　集覽　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注見明帝永平元年　質實　蔡邕陳留圉人

三月太傅胡廣卒

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所辟多天下名士練達故事明解朝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愨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集覽　四公本傳曰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　明　解　解胡買反曉也　伯始　胡廣字

夏宦者侯覽有罪自殺

覽為長樂太僕坐專權驕奢築牧印綬自殺

六月大水○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葬桓思皇后

竇太后母卒於北景太后憂思感疾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其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可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太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曰章德虐害恭懷安思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長樂尊號在身親嘗稱制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

集覽 北景建寧元年徙於北景北景注見安帝延光四年成禮具禮也言不降其葬禮配祔雜記曰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附讀為祔祔於先死者也文公家禮曰高氏云若祔妣則設祖妣及妣之位更不設祖考位若父在而祔妣則不可遷遷祖妣宜別立室藏其主待考同祔若考妣同祔則並設祖考及祖考妣之位胡泳曰高氏別室藏主之說恐未然先生內子之喪主只祔在祖妣之傍此當為擣也擣椒自隨李咸擣椒為末以自隨者欲以椒塞口而死也本草云椒味辛有毒不造詩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箋云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家雖獲罪家謂其家竇武也章德虐害恭懷章帝后竇氏是為章德皇后養梁貴人子肇為子梁貴人以父梁竦為竇氏所陷死獄中貴人亦以憂死後肇立是為和帝追尊梁貴人為恭懷太后安思家犯惡逆安帝后閻氏是為安思皇后安帝崩閻顯定冊迎北鄉侯懿入即位後北鄉侯孫程等迎濟陰王保立之是為順帝遂誅閻顯

質實 雲臺注見明帝永平三年下邳人宣陵注見熹平六年陳球

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輸左校

有人書朱雀闕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詔司隸劉猛逐捕猛以其言直不肯急捕詔以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

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奏猛論輸左校

書法 於是有書朱雀闕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者詔司隸逮捕猛以其言直緩之段熲奏猛論輸左校則其直書詔何專病靈也曷為病之人言節甫幽殺太后不治節甫而罪司隸帝誠何心哉以是為帝病故特書詔終綱目書詔輸作二李膺劉猛皆病其上也

冬十月殺渤海王悝

初渤海王悝以不道貶為廮陶王因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之悝以非甫功不與甫以中常侍鄭颯等與悝交通乃使段熲收颯等而奏颯等謀迎立悝詔冀州刺史收悝迫令自殺妃妾子女傅相以下百餘人皆被誅甫等十二人以功封列侯

集覽 悝音鬼渤海王之名廮陶地理志鉅鹿郡廮陶縣案鉅鹿今邢州是也廮一井反颯思合反史炤通鑑釋文音立

質實 一統志云廮陶漢之縣名屬廣平國晉屬鉅鹿國後魏改為平鄉縣隋屬洛州尋改屬邢州唐初於此置封州州廢還屬邢州宋省入鉅鹿縣尋復置金仍舊元隸順德路國朝因之改屬順德府

十一月會稽妖賊許生稱帝

質實 會稽郡名注見和帝永元元年○鮮卑寇并州

質實 鮮卑東胡種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

二年春正月大疫○夏六月地震○秋七月以唐珍為司空

珍中常侍衡之弟也

冬十二月鮮卑寇幽并○是月晦日食

三年冬十一月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

考異 按凡例討而殺之曰誅此當書誅誤作斬

堅冨春人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許生大破斬之

質實 吳郡注見獻帝建安五年一統志云冨春

漢之縣名屬會稽郡東漢屬吳郡三國吳置東安郡治
冨春尋廢郡仍屬吳郡晉改為冨陽縣隋屬杭州唐宋
元仍舊　國朝
因之屬杭州府

二月鮮卑入北地又寇并州 考異 入當作寇

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

乙卯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体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后學取正焉碑始立觀模寫者車乘日千餘兩 集覽 立石經于太學門外 鐫五經於石碑曰石經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之南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 古文篆隸 藝文志太史試學童以六体六体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顏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隸皆秦吏程邈所作篆有大篆有小篆隸書主於徒隸從簡易也或曰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簡易施諸徒隸也

書法 書尊經也白是補遷還成綱目必詳書之詳梁戊戌年

夏四月大水○鮮卑寇幽州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州縣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不從 司馬公曰 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附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閡文不賞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集覽 三互法 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章懷說 縣空 縣讀與懸同 叔向 春秋晉公族也姓羊舌

氏名肸雖不專晉國之政而晉之執政趙文子韓宣子皆訪之而後行向音享閼文閼與礙通文法也

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 信都國韓安國起自徒中 韓安國雎陽人嘗學韓子雜說漢景帝時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安國扞吳兵於東界其後坐法抵罪既而拜為梁王內史起自徒中為二千石武帝時累官御史大夫 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 朱買臣出於幽賤書為妻所棄漢武帝時以同邑嚴助薦召見說春秋拜中大夫後為會稽太守擊破東越有功徵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叔向晉人即羊舌肸也博識多文能以禮信為國介聘於楚楚欲敖以所不知而不能鄭鑄刑書責子產以開端治罪不私其親稱為遺直

六月蝗

集覽 蝗蝗蛉桑蟲也說文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蝗

五年夏益州夷反○大雩

質實 大雩注見桓帝延熹元年○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

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宥以副天心帝大怒檻車收鸞送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吏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集覽 五屬屬族也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服內之親

質實 永昌郡名注見章帝建初二年 衰年

國禁錮注見章帝元和元年

發明 書更考黨人禁錮五屬文無貶詞然當時忿嫉黨人之意隱然自見於書法之間觀當時所惡如此則曹鸞雖欲為之申理其可得乎書殺而不去其官亦哀之也

鮮卑寇幽州

六年夏四月大旱蝗

以旱蝗詔令三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汙者罷免之平原相陽球坐嚴酷徵詣廷尉帝以球前為九江太守討賊

有功特赦之拜議郎 質實 平原國名注見元武建武五年陽球漁陽泉州人九江郡名注見秦王政四年

壽春 邑

鮮卑寇三邊○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

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置其閒熹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群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廢闕不行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齊制宜如故典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正外見民情當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臣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見黜擢難復收改但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群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集覽 宣陵 桓帝之陵墓鴻都門注見安帝

延光二年尺牘木簡以書辭賦也一尺之長故曰尺牘鳥篆字為蟲鳥形迎氣五郊禮太宗伯以血祭祭五祀鄭司農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鄭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蔡邕曰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詩注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文公集傳曰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餘音者矣鄭氏曰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

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工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養老辟雍養老禮注見明帝永平二年辟雍注見成帝綏和元年石渠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閣帝親臨決焉注見本年白虎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效宣帝故事議五經同異帝親臨決作白虎議奏注見本年

質實 喜陳喜盛也陳敷告也傳奕傳局戲也奕圍棋也俳優注見武帝建元三年宣陵注見建寧元年

書法 宣陵孝子何市賈小民自名也自名也曷為以為宣陵孝子書因其稱而稱之所以著其誣也而以為太子舍人其無義謂甚矣

秋八月遣校尉夏育等擊鮮卑敗績

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効因請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詔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擾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今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以別內外苟無蹙國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八月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各將萬騎出塞二千餘里擅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犇還死者什七八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

集覽 疥搔疥瘡搔痒也搔本作瘙音嗓瘭疽瘭音標疽病也疽音雎癰也高柳注見光武建武九年雲中注見秦王政三年檀石槐鮮卑大人名也桓帝延熹九年自分為三部節傳釋名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光武本紀注節以竹為之柄長三尺以旄牛尾為其旄三重蘇鶚演義曰古者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旄之形後世漸長數尺節操也謂持節者必盡人臣之節操傳張繼反以木

為之長尺五寸書符其上又以一板俯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

質實 後百官志云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主烏桓胡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主西羌中郎將一人秩比二千石主護四夷

冬十月朔日食○地震○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得顧私恩毀忠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

集覽 劫質劫威驅勢劫也質以物相贄也蓋得之矣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追劉備及於當陽之長坂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曰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

質實 遼西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廿五年趙苞東武城人柳城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發明趙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雖歐血而死綱目亦畧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示訓也嗚呼微矣

戊午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阯烏滸蠻反

質實 合浦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交阯郡名注見唐宣宗大中二年○二月朔日食○地震○置鴻都門學

鴻都門學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既而詔為鴻都學樂松等圖像立贊尚書令陽球諫曰松等皆出於微蔑丰筲小人俛眉承睫徼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集覽 東觀注見和帝永元十三年

書法 書譏也置學美事也則何譏於是諸生皆出辟舉往往多無行趨勢之流其所取者文賦尺牘下至烏篆果何益於教化哉是故樂松等圖像立贊不書削之也綱目書立學皆美也惟鴻都門學及劉表立學宋立四學為譏辭

以張顥為太尉

顥中常侍奉之弟也

書法 唐珍中常侍衡弟也張顥中常侍奉弟也司空太尉皆若人而論道經邦之事業可知矣

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為雄

書法 侍中寺何內署也舊制侍中中常侍出入禁中至東漢而中常侍皆宦者於是閹豎用事牝雞而晨變不虛生矣雌化為雄異也女化為男甚哉宋乙丑年雌雞化雄綱目一書而已

○六月有黑氣墮溫德殿庭中

氣如龍長十餘丈

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

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今妾媵閹尹共專國朝鴻都群小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以便辟之性受不次之寵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委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遠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賜秉之子也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墮雜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謁諛騎溢門史霍玉依阻為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夫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太尉張顥為王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趙玹屯騎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迮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

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躰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聖朝既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河南呂彊愍邕無罪力為伸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璜女夫陽球又與邕叔父有隙遣客刺邕客感其義反以其情告之由是得免

集覽 妾媵音孕送女從嫁閹尹顏師古曰稱宦人為閹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尹正也閹與奄通並音淹又音掩記月令仲冬命奄尹申宮令謹房室必重閉注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議出入及開閉之屬常伯書立政篇王左右常伯蔡氏傳曰牧民之長曰常伯前書谷永傳注常伯即侍中納言書舜典篇命汝作納言注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便辟注見哀帝建平四年繒紳注見武帝元朔元年逮及建謂訪逮也冠履倒易讀離騷賈誼弔屈原篇章父薦屢漸不可久兮文公集註章父冠名薦屢反在屢下也又前書賈誼疏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首履陵谷代處詩十月之交篇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注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鶴鳴之士詩鶴鳴篇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箋云皐澤也九皐九折之澤言深遠也鶴在中鳴焉天雖高遠亦聞其聲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斷絕尺一顏師古曰尺一之板詔也斷絕謂不得須降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璽皆以武都紫泥封盛以青囊白素囊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蜺通作霓屈江也楊賜傳曰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邪氣所生不正之象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注易繫覽圖中孚經之文也鄭玄注曰霓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倖於陽也趙霍謂趙嬈霍玉蓋斗姓名蓋公蓋反字或作蓋非正誤不見逮及今按謂任用不及也斷絕尺一今按詔令難於斷絕欲其謹慎不輕廢也質實橋玄梁國雎陽人

書法 書虹始此終綱目書虹二陳甲申年白虹貫日

發明 災異之變至是極矣列書于冊而不聞修省之實雖當時詔問群臣然皆削而不書者言而不

用無益救亡故也嗚呼天戒若此尚不知警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哉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集覽 天市天官書旗中四星曰天市正義曰主國市聚交易之所明則市吏急商人無利不明反是彗星出當徙市易都客星入兵大起○冬十月廢皇后宋氏

幽殺之

后無寵而姑為渤海王悝妃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策收璽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父酆及兄弟並被誅 集覽 暴室注見昭帝元平元年

書法 於是策收后印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耳書幽殺之何罪信譖也終綱目廢后書殺三詳桓帝延熹八年

發明 漢時廢后多矣苟非大惡皆能保全始終至桓靈二君乃始極其威虐故前之鄧后與此宋后皆以幽殺書之而不言其罪夫亂亡之世貴為國母猶且不免況他人乎噫

是月晦日食

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宥宋后家屬無辜不得斂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弘大務蠲畧細微不省 質實 盧植涿郡涿人

鮮卑寇酒泉 質實 酒泉郡名注見漢武帝元鼎三年○初開西邸賣官

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貲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頃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奇震曾孫也 集覽 復致大鳥楊震死時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悲鳴淚下葬畢乃飛去

書法 桓帝之世書賣關內侯以下官矣於是而開西邸若市肆然雖公卿有常價謂之何哉書初開

西邸是又桓帝之所未有也

己未

二年春大疫○太尉橋玄罷

玄幼子遊門次為人所刼登樓求貨玄不與司隸河南圍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子死玄因上言天下凡有刼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由是刼質遂絕

地震○夏四月朔日食○宦者王甫伏誅太尉段熲有罪自殺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段熲以輸貨得太尉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官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附辭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彪賜之子也球奏甫熲等罪惡悉以送洛陽獄及甫子萌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萌乃罵曰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上乎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者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此景球遂欲以次表誅節等及敕中都官從事曰其先去權貴大猾君公卿豪右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節等聞之不敢出沐會送虞貴人葬節見磔甫尸慨然拭淚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好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傾盛郎中審忠上書極言瑀等罪惡請與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不報

集覽　辜榷　榷與較通注見桓帝延熹三年辜較　五毒　項與手足俱加木　夏城門　洛陽城南門名曰夏門

書法　甫死考掠書伏誅正其罪也凡上書事下書官官其事也上書事下書官罪其事也梁冀書伏誅胡廣等書有罪則廣為冀黨明矣王甫書伏誅段熲書有罪則熲為甫黨明矣

發明　段熲在漢功亦不少然不免書有罪者失在阿附宦寺輸貨得官耳當是之時守正而斃者君子猶恨其去之不早況熲輩乎書以貶之宜矣

封中常侍呂強爲都鄉侯不受

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曰官官品卑人賤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用不由茲衆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聚豈無憂怨蔡邕對問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容其言令群邪咀嚼致邕刑罪今群臣皆以邕爲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段熲武勇冠世勳烈獨昭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受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集覽 陰陽乖剌 乖繆剌戾謂陰陽不調順也剌音辣

質實 呂強 河南成皐人都鄉縣名注見章帝章和二年

書法 凡封拜書不受美辭也而於中常侍見之綱目所深予也故自趙高以來未有不書宦者惟呂強不書書其官綱目封拜書不受卜有九不拜二讓還一詳安帝永初元年宦官能讓者呂強而已終綱目宦官可取者三人呂強以賢楊復光以功張承業以忠舍是無取焉耳

發明 曰均之內臣也前此單超等封侯則揭宦者書之今此呂強乃書中常侍何哉強有清忠奉公之節且抗詞自列備言封爵宦寺之非固非超等濁亂朝綱之比綱目別而異之特書不受以著其美其樂予人爲善之意不間流品如此乃知不問是否欲一槩殺之者過矣

詔黨錮從祖以下皆釋之

上禄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未而今黨人錮及五族乖繆常法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

集覽 上禄縣屬武都郡案漢武都今階州是

質實 一統志云上禄漢之縣名屬武都郡東晉屬仇池郡隋爲蒼泉縣尋仍舊唐廢之今鞏昌府成縣北二百二十里是其廢縣地也

中郎將張脩殺匈奴單于秋七月徵下獄死○冬十二月

殺司徒劉郃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

初郃兄侍中儵死於陳實之難至是來樂少府陳球復說郃曰曹節等放縱爲害可表徒衛尉陽球爲司隸以

次牧節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聞知共白帝曰郃等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郃及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質實 陳球下邳人

發明 不曰殺司徒劉郃等而列叙之者哀其死不以罪不失其職且以甚當時之惡也

巴郡板楯蠻反

質實 巴郡注見文帝後元二年板楯蠻注見光和五年 ○ 鮮卑寇幽并

集覽 幽并二州名在朔方

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幽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

庚申

三年夏四月江夏蠻反

集覽 江夏今在武昌是有江夏縣

質實 江夏郡名注見唐僖宗乾符四年 ○ 秋地震 ○ 冬有星孛于狼弧

集覽 狼弧天文志天狼星弧矢星

鮮卑寇幽并 ○ 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

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欲立之徵其兄進為侍中後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酖殺美人帝怒欲廢后中宮固請乃止

作畢圭靈昆苑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焉先帝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宜惟卑宮露臺之意以慰民勞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

集覽 畢圭苑名鴻池上林武帝所起之苑名三驅之禮易比卦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注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惟取其不用命者不盡物取之義中之仁也若保赤子出尚書康誥篇文卑宮論語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露臺漢文帝欲造露臺惜百金之費注見文帝後元七年文王之囿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以為小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質實 一統志云鴻池在河南府洛陽縣東三十里晉張衡東京賦東州鴻池清籞綠水澹澹即此上林苑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蒼梧桂陽賊攻零陵太守楊琁擊破之 考異 按此書攻當作寇書擊當作討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琁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犇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集覽 蒼梧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三年 桂陽 廣州記云桂陽五嶺之一也 零陵 郡名今永州是注見武帝元鼎五年 穀 公候反說文張弩也又詩話注引滿也 波駭 如波浪之駭散 質實 桂陽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 楊琁 會稽烏傷人喬之弟

辛酉

四年春正月調郡國馬置騄驥廐丞以領之 集覽 騄驥騄駒騄驥 良馬名 時豪右辜榷馬匹至二百萬

夏交阯梁龍反以朱儁為刺史擊斬之 集覽 交阯南夷郡名郭璞云交阯所以謂之雕題腳脛曲戾相同阯與趾通 質實 張九韶曰漢置交阯刺史治安南領南海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注見唐宣宗大中二年 朱儁 上虞人

○六月雨雹○秋九月朔日食○鮮卑檀石槐死 集覽 檀石槐鮮卑大人名子和連代立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出攻北地人射殺之子騫曼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

書法 匈奴單于書死書立鮮卑未有書者於是一書則特書死何幸之也鮮卑自世祖二十一年始見綱目和帝永元五年書徙擾匈奴地始盛至桓帝永壽二年檀石槐始益強蓋為邊患二十六年矣

作列肆於後宮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鬬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

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効驢價遂與馬齊好為私稿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呂彊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歛諸郡之寶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尚書但受奏御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然後付尚書舉劾下廷尉案罪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然猶有曠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

集覽 太僕牧馬官名荒穢不治地之荒蕪汙穢

書法 凡作宮室譏也作列肆甚譏之也是故靈帝好狎則書作列肆於後宮肅宗好佛則書置道場於三殿唐上元二年言非地也

發明 為天子而作列肆於後宮是并為閭閻猥賤之人矣尚可擾皇極而臨大寶乎擾事直書不待貶絕惡自見矣

壬戌

五年春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

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遠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馘濟諸坐徵者悉拜議郎

集覽 馘乙六反注有文章也今作或

質實 張濟武威祖厲人

發明 是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豹虎所在縱橫方且詔公卿舉為民害者何哉書之於冊足以發千古之笑耳

二月大疫○夏四月旱○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

集覽 太微天文志太微垣在翼軫之上注見景帝後元三年

守降之

板楯蠻寇巴郡以曹謙為太

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程包對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戰永初建和羌虜入寇皆賴板楯遮擊破之馮緄南征倚以成功近益州郡亂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陳冤州郡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故邑落相聚以至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遣宣詔赦之即時皆降

集覽 板楯西南夷部落巴郡注見文帝後元二年

不軌陰謀逆為不道

八月起四百尺觀○冬帝校獵上林苑

書法 書校獵何譏禽荒也是行也還幸太學不書削之也

○以桓典為侍御史

質實 桓典沛郡龍人榮之玄孫

典為御史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侍御史之設久矣未有書者始書桓典嘉舉職也

甲子

六年夏大旱○秋金城河溢

質實 金城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又廬州府城西九十里有金城河未知孰是

○五原山岸崩

集覽 五原山在勝州榆林注見武帝太初三年

質實 五原郡名注見武帝元封元年

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莫不畢應塡塞道路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楊賜上言宜敕州郡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為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牧荊

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知事已露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識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集覽 鉅鹿故邢侯國今為順德路諝寫與反說文知也周禮謂有才智之稱也 **質實** 鉅鹿郡名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渠帥注見唐代宗廣德元年劉陶潁川潁陰人

三月以何進為大將軍屯都亭

考異 此亦當書后兄何進與梁冀同 **集覽** 都亭地名近畿內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

帝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呂強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高覬之兄子也

集覽 潁川秦地漢獻帝徙都之改名許昌 **料簡** 料度簡選 **質實** 潁川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皇甫嵩安定朝那人覬兄之子

殺中常侍呂強侍中向栩郎中張鈞

時趙忠張讓等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第宅擬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人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詣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徵還宗親在州郡者已而更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大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譏刺左右讓誣栩與角為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詔

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集覽 霍光傳廢昌邑王事翊火許反說文杼也其實皂可染辜權注見桓帝延熹三年不音浮上聲疑辭也

質實 向翊朝歌人

書法 三人皆宦者所疾者也故以無罪書殺然則中常侍而先朝士可乎以中常侍而能諫則尤賢者也是故苟私也則朝士序宦官之上而為譏鄧康苟賢也則朝士序宦官之下而非辱強雖自殺書殺綱目勸戒之意深矣

發明 侯覽之死則書有罪王甫之死則書伏誅又皆揭宦者書之至呂強則書殺書中常侍豈綱目獨私於強哉蓋涇渭並流而清濁自分此春秋褒善貶惡之意也若槩以宦者而不分善否則失春秋之意矣

夏四月太尉楊賜免

帝問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坐寇賊免

汝南太守趙謙討黃巾敗績

質實 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

謙擊黃巾軍敗門下袁祕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謙以得免

集覽 扞敝也

五月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

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依草結營會大風嵩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牛擊賊陳賊驚亂犇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唯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

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為郡功曹府中莫不改操飾行操往造郡而問之曰我何如人邵卻之不答操刼之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後舉孝廉為郎至是平賊還濟南相奏免長吏可附贓汙者八人。朱儁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趙魏黃巾亂六州此皆釁發蕭墻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不宜共國亦猶水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誅筏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惡之燮功當封忠譖之帝猶識燮言不之罪然亦竟不封也

集覽 長社地名在許州 苣音巨說文宗葦燒也今有機關而警省 權數權謀術數 顒魚容反月旦評汝南許劭與兄靖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稱焉 僞音俊

與後通燮即節反四凶共工驩兜鯀三苗十六相舜舉十六相禹稷契皐陶伯益伯夷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夔龍朱虎熊羆釁許刃反說文血祭也又假借為鑄隙也

質實 長社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沛國注見成帝河平二年陳國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陳曹騰沛國譙人傳燮靈州人杜郵之戮事見周赧王五十八年

交阯吏民作亂以賈琮為刺史平之

考異 平字上漏討字

交阯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三府選賈琮為刺史琮到部遣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歲間蕩定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質實 賈琮東郡 邪城人

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檻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代之

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角走廣宗植築圍鑿塹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還減死一等遣卓代之

質實 一統志云廣宗東漢

之縣名屬鉅鹿郡即漢之堂陽縣地晉屬安平國後魏屬清河郡隋改為宗城縣唐於此置宗州州廢以縣屬貝州後復改為廣宗縣屬魏州宋屬大名府金復改宗城縣屬洺州元復為廣宗縣後省入平鄉縣尋復置屬順德路國朝因之改屬順德府

書法 圍書徵還病漢也書檻車甚病之

秋七月巴郡張脩反 質實 巴郡注見文帝後元二年

脩以妖術為人療病其法畧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聚衆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

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冬十月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考異 斬當作擊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梁衆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伺賊少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破之斬梁獲首三萬溺死五萬人剖角棺傳首京師復攻梁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 集覽 溫卹溫存憂卹也 質實 下曲陽縣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

先零羌及涼州群盜北宮伯玉等反

北地先零羌及抱罕河關群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為將軍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群盜誘而刼之使專任軍政殺太守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漢陽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為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十萬勳諫之昌怒使與從事別屯河陽以拒賊欲以軍事罪之而勳戰輒有功至是群盜圍昌於冀昌召勳等自救從事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劒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從事懼而從之勳至誚讓群盜乃解圍去勳遂救校尉夏育於畜官為羌所敗勳餘衆

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羌滇吾以身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為負天勳仰罵之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群羌服其義勇送還漢陽

縣殺良殺害忠良之士緁食謂養鷹必羈緁而飼食之鷙音至說文擊殺鳥也又訓擊也猛也亨音烹古字亨烹通用

集覽

冀昌地名在冀州地莊賈後期穰苴奮劍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晏嬰薦於齊景公召為將軍士莊賈監軍約出師後期軍法後期者斬遂斬莊賈以徇三軍軍士股栗乃進復故地創音瘡訓傷也滇吾羌酋名

正誤

冀昌今按冀字句絕昌屬下文即刺史左昌也漢書地理志天水郡有冀縣明帝改天水為漢陽上文蓋勳即漢陽長史也

質實

北地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一統志云抱罕漢之縣名屬金城郡隋始置抱罕郡於此唐因之宋省入寧河寨故城在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治西湟中西羌地名注見宣帝元康四年義從胡注見章帝建初六年金城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武威郡名注同上年漢陽郡名注見建寧二年蓋勳燉煌廣至人河陽縣名注見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冀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

考異

當書討不當書擊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為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弁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斬之餘衆復奉孫夏為帥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城夏走儁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集覽

南陽在河南今南陽府是宛城注見周赧王十七年秦項之際秦始皇項羽之時賞附勸來附者賞之來者勸之徹圍徹去營塞

質實

南陽郡名

注見秦二世三年張耳鄭人孫堅富春人北山未詳出處唯汝寧府信陽縣南六里有北雅山未知是否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

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還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楊賜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張讓凶慝難量幸為深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声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之得減死論

集覽 楚辱 箠楚恥辱也 凶慝 凶慝難量凶頑惡慝不可測量 好氣決者有豪氣而好果決者 厲声 厲色高声也 大辟 死罪 乳藥 乳上聲乳藥謂飲藥而死

質實 豫州 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郡王允太原郡人

書法 自建武十八年龍州牧置刺史至是百五十餘年書刺史者張喬李固尹耀朱穆夏方度尚朱儁賈宗王允數人而已五年增置州牧而後牧與刺史不可勝書其以稱職書者鮮矣

乙丑 二年春正月大疫

書法 綱目書疫十有五其書大者十一詳秦戊午年靈帝凡五書焉民可知矣而未聞救災之政靈之為靈宜哉

○二月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脩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畝而螟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奏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怨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材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

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備宮錢

集覽 災天火曰火人火曰災 樂安郡名今棣州是 陸康陸續之孫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至冬稅畝而蝝災自生 春秋書魯宣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論語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本價十一 十分之一分騶音鄒 說文廐御也 孟津郡名今孟州是 注見帝王更始二年

質實 南宮雲臺 注見明帝永平三年一統志云 陸康吳郡人劉岱牟平人寵之弟

黑山賊褚燕降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氐根張白騎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駐固若蝤之徒不可勝數張牛角死令其衆奉飛燕為帥部衆寖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

集覽 黑山在順德路內丘縣之山谷 博陵地名元為中山國改定州 常山元名鎮州今改真定路是

質實 一統志云黑山在順德府沙河縣西北四十里山石多黑故名 博陵地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常山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九年

三月以崔烈為司徒

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丙圖而得之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亦先輸貨財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為司徒而声譽頓衰

集覽 熲古迥反廣韻訓光也

質實 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國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皇甫嵩討之

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劾之帝召問狀燮對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帝從之

集覽 弭毋婢反說文弓無緣曰弭又訓止亂左衽夷狄之俗也

夏四月大雨雹○六月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為列侯

以討張角功也

書法 史曰以討張角功也破黃巾殺張角者盧植王允皇甫嵩也或檻車或下獄或收印綬而讓等乃以功封漢之亡決矣

發明 盧植討破張角檻車召還王允討破黃巾下獄減死張讓不出國門其賓客又與賊交通乃反以討張角受封然綱目於此止以封宦者書之者所以不沒其實且無功之可書也夫有功者獲罪而無功者錫爵漢之刑賞如此雖欲不亡得乎

秋七月螟○八月罷皇甫嵩遣車騎將軍張溫代之

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張讓私求錢不與二人奏嵩無功費多徵還收印綬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拜董卓為破虜將軍統於溫

質實 鄴縣名注見晉懷帝永嘉六年

冬十月司空臨晉侯楊賜卒

初賜既免帝閱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臨晉侯陶中陵鄉侯至是復以賜為司空薨謚曰文烈

集覽 閱音越說文見數於門一數之也又察也

質實 臨晉地名注見周赧王五年

書法 書官書爵書姓自鄧禹以來未有也於是宦官益橫諸賢得免如賜者鮮矣特書幸之也

殺諫議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

陶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譏陶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

亦誣陷死獄中

集覽 大較 訖岳反增韻 大較猶言大略也

書法 成帝之世書下諫大夫劉輔獄為鬼薪論然未殺也書殺諫議大夫劉陶而漢之亡決矣自古以來殺諫臣者未有不亡者也綱目東漢書諫議大夫三王良周舉劉陶自是無書者矣終綱目諫官書殺四劉陶侯昌業孟昭圖常濬

發明 漢室滅亡之微至是無可言者矣然劉陶之死且揭諫議大夫書之者所以甚漢靈不君之惡而為後世殺諫臣者之鑒也

張溫擊涼州賊邊章韓遂不利十一月將軍董卓破走之

考異 擊當作討

質實 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張溫將兵十餘萬屯美陽與邊章韓遂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等攻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絕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走入羌中幷勿追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章遂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輜重而退溫又使董卓討羌卓糧絕乃於所度水中偽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溫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

集覽 美陽 馮翊郡名在耀州美陽縣堰音偃韻會注壅水謂之堰 耳謂 附耳而與之語 怖 恐懼也 鴟張 言語妄大如鴟梟惡鳥之張大 河隴 河內隴西 沮 止也

質實 一統志云美陽漢之縣名屬右扶風三國魏省之故城在西安府武功縣西七里 榆中 城名在臨洮府蘭縣西二百里東漢時群羌居此 扶風 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縣

造萬金堂

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買田起第於河間

集覽 物積 韻會物滿也積聚也 質實 一統志云西園在洛陽縣即漢桓靈賣官諧價之地 河間 國名

注見帝玄更始二年

書法 譏也綱目書作堂三漢萬金秦教武武后天堂皆譏之也王路漢蠡斯則百則以災變書

丙寅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遣使就拜張溫爲太尉

三公在外始於溫

以宦者趙忠爲車騎將軍

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於傅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集覽 甄之真反姓也 進賢理屈 進用賢人治理枉屈 質實 漢陽郡名注見建寧二年 南容 傅燮表字

脩南宮鑄銅人

帝使繕脩南宮玉堂鑄四銅人四鍾又鑄天祿蝦蟇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灑南北郊路以爲可省百姓灑道之費

集覽 翻車激水而上轉動之器 渴烏受水之器如烏之渴飲也

書法 秦鑄金人不書此何以書譏不知務也秦方富強奢侈之甚不足責也黃巾之禍殆遍天下而踵秦所爲以是爲不知務故書譏之終綱目書鑄六而書銅人者三詳後主建興十五年魏皆譏也

夏五月晦日食○六月荊州刺史討趙慈斬之

考異 斬當作誅

質實 荊州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

○冬十月武陵蠻反郡兵討破之

考異 討當作擊

集覽 武陵今常德府有武陵縣也

質實 武陵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四年

卑寇幽并○徵張溫還

鮮

四年春二月滎陽盜起河南尹何苗討破之以苗爲車騎將軍

質實 滎陽縣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何苗 宛人

苗進之弟也

韓遂圍隴西涼州殺刺史以應之遂圍漢陽太守傳燮與戰死之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涼州刺史耿鄙率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傳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謂我怯群爭勢離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不從行至狄道別駕反應賊殺球及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免之免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人說燮曰天下已非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帥乎燮按劒叱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謚曰壯節侯耿鄙司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寇掠三輔

集覽 漢陽郡名在蜀中今漢州

聖達節次守節 春秋曹宣公卒公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爲卒公諸侯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注節猶分也聖達節言聖人達於天命無可不可如舜禹受禪湯武革命之類次守節謂賢者自守已分而不妄取如子臧季札之類下失節謂愚者不安已分取非其理後世篡弒之徒皆如此欲避其難乎 春秋哀十五年衛孔悝遭蒯聵之難時子路爲孔氏邑宰將入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服虔曰言食悝之祿必救悝之難 程嬰 春秋晉人景公時大夫屠岸賈誅滅世卿趙氏趙朔有遺腹子屠岸賈索之朔客公孫杵臼取他人嬰兒匿山中朔友程嬰謬謂諸將殺杵臼與孤兒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司馬韓厥言於景公復

立趙後是為趙武即孤兒也遂攻岸賈滅之嬰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欲存趙後今宜下報宣孟乃自殺

武齊衰三年奉祀不絕

質實 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治中官名注見晉安帝隆安四年狄道縣名注見高后六年別駕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漢陽郡名注見建寧二年主簿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司馬官名注武帝元封二年馬騰扶風人大人按霍光傳子稱父曰大人三輔注見武帝征和元年

書法 殤帝之篇書張顯戰沒矣安帝之篇書鄭勤戰死桑諷戰沒矣未有書與戰死之者燮書死之自劉快以來百七十九年未之有也自殤帝至是書太守二十非以能破羌書則以能平盜書其盛者以死節書而世道益可悲矣

漁陽張舉張純反

故中山相張純與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刼略薊中殺校尉太守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移書州郡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質實 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泰山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薊縣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肥如縣名注見武帝元朔三年

冬十月長沙區星反以孫堅為太守討平之封堅烏程侯

集覽 區星姓名區如字或音烏侯反

質實 烏程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三年○前太丘長陳寔卒

質實 太丘縣名注見桓帝元嘉元年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輒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

書法 邑長不卒卒陳寔錄賢也終綱目令長書卒二王渙陳寔以前長書甚賢之也

五年春二月有星孛于紫宮○黃巾餘賊寇太原河東○

屠各胡寇并州殺刺史張懿 質實 屠各胡 注見桓帝延熹元年 ○以劉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 質實 劉虞東海郯人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其人所致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侍中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會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而耿鄙張懿皆爲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爲益州虞爲幽州州任之重自此始焉魯恭王之後虞東海恭王五世孫嘗爲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焉入蜀會賊殺郤儉從事賈龍等攻走之選吏迎焉徙治綿竹務行寬惠以收人心 質實 董扶 綿竹人 綿竹 縣名 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

南匈奴右部反殺其單于羌渠 考異 殺當作弑 馬儒隋開皇十七年書吐谷渾弑其可汗世伏十九年書突厥弑其都藍可汗皆書弑不書殺

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 集覽 醯落 匈奴右部渠帥名呼韓邪之系冒頓之後也醯音火兮反

大水○冀州刺史王芬自殺

陳蕃子逸與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上書言黑山賊攻刼郡縣欲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誅諸常侍因廢帝而立合肥侯以告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然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勢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討從事立令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 集覽 驅除 注見帝玄更始元年 合肥 秦合肥縣漢置廬江國東漢爲合肥侯國仍隸九江郡正義曰今廬州治合肥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字或作淝 質實 冀州 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國一統志云合肥漢之縣名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劉宋改爲汝陰縣屬汝陰郡齊屬廬江郡隋

復為合肥縣屬廬州唐宋元仍舊國朝因之又併梁縣地入焉仍屬廬州府

書法 芬謀誅宦官因廢立帝則曷為止以自殺書示戒也鄭衆專而周章之謀起趙張橫而王芬之計決綱目不書謀逆所以為尊信宦閹者之戒也然則芬無貶乎書自殺所以為貶也不量其力造作非常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發明 芬以下謀上宜得春秋無將之誅胡不書其謀反又胡不書其有罪伏誅是時靈帝罪浮于桀乃獨夫耳況芬本謀特欲誅宦者為廢昏立明之舉是以綱目末減其罪蓋恕芬所以惡靈也其旨微矣

秋八月置西園八校尉

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等七校尉皆統於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質實 袁紹汝南汝陽人

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講武平樂觀

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起大壇建華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秪驥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嚴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

集覽 行陳行下孟反按行也陳通作陣下近陳通觀兵左傳觀兵于南門杜預曰觀音貫觀示兵威也楚世家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謂陳兵脅周也昭果毅左傳宣二年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注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驥武驥與瀆黷通慢也數也古人有言曰武不可黷黷武無烈

書法 書講武何譏也寇在遠而講武於京師以為非禦備也故元年賊起繼書北都亭五年復起繼書講武平樂觀皆深譏之書講武始此終綱目書講武三是年晉安帝元興二年唐玄宗開元元年書大閱二晉成帝咸康六年康帝建元二年

十一月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以皇甫嵩爲左將軍討之 質

實 陳倉縣名注見安帝元初四年○遣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走之 質

實 公孫瓚遼西令支人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六年春二月皇甫嵩擊王國大破之 考異 擊當作討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易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

三月劉虞討漁陽賊斬張純餘衆降散

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虞羈諸屯兵但留公孫瓚將萬人屯右北平三月純客殺純送首於虞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有隙 集覽 丘力居烏桓大人名 質實 右北平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夏四月朔日食○即拜劉虞爲太尉○遣大將軍進討韓遂

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還而西以稽行期

帝崩皇子辯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爲陳留王 考異 皇字羨 考證 皆當去皇字

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辯養於道人史子耿家號曰史侯王羨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群臣請立太

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往碩司馬潘隱迎而白之進驚馳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稱疾不入辯即位年十四太后臨朝封協為陳留王年九歲

集覽 輕佻 佻與恌窕通爾雅曰佻偷也注苟且也離騷經余猶惡其佻巧注佻輕也左傳襄二十六年楚師輕窕注言不能持重也窕徐氏音敕堯反又通弔反

書法 賀善贊曰靈帝信宦豎殺忠賢當時變異有終綱目所無者四蛇見御座黑氣青虹墮殿庭雌雞化雄而又五書大疫居綱目半帝亦可以知變矣方且作畢圭作列肆起四百尺觀造萬金堂鑄銅人土木盛興不知杜稷之將覆人有恒言曰桓靈靈又甚於桓也○辯何以不書太子未嘗立為太子也於屬蹇碩潛謀立協事有不能從容者矣兩漢書皇子即位者一而已

以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收宦者蹇碩誅之

進既秉政忿蹇碩圖己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為豪傑所歸因信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荀攸鄭泰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碩不自安與趙忠等謀誅進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以告進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

顧泰 開封人

質實 何顒 南陽襄鄉人 荀攸 潁川潁陰人或之從子

書法 蹇碩書誅矣其書進收何進專也

發明 何進以私忿殺蹇碩故曰進收然碩亦不免書誅何哉此曹操喪帝室罪盈惡積正天誅所宜加王法所不赦者豈得以其死於私忿之故而遂未減其罪乎書法若此初非過也

五月遷孝仁皇后於河間驃騎將軍董重自殺六月后暴崩

質實 河間 國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 驃騎 將軍董重與何太后輒禁塞之董后忿詈曰汝今每欲參預政事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為助董太后

輒張怙汝兄耶吾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告進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交通州郡輦較財利故事潘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舉兵圍驃騎府收重免官重自殺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集覽 驃騎注見武帝元狩二年輒張輒竹求反書無逸曰詩張為幻注馬本作輒謂欺誑幻惑也爾雅及詩作佾同佾張誑也蔡氏傳曰詩誑張誕也按詩與輒佾通史炤通鑑釋文曰輒車轅也張弛弓弦二字皆有動意張懷云輒張猶彊梁也

書法 書暴崩何咎遷之者也

發明 孝仁本非國母然自何后言之猶為其姑云爾而遷之怖之使之至於殞滅可乎故太后以崩書者是予其為母后也予其為母后而遷之至於暴亡者其罪始有不可言者矣冥乎他日賊臣得以籍口也

葬文陵 **質實** 一統志云文陵河南府城東北

何進懲竇硯之謀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

大水○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為司空

考異 一本無詣京師三字按提要劫太后下有及字

袁紹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而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苗受宦官賂遺數白太后為其障蔽言大將軍專殺擅權以弱社稷太后以為然進又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

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林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為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士卒戀臣畜養之恩乞將之北州効力邊垂嵩從子酈說嵩曰大人與卓怨隙已結埶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杖國威以討之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至是何進召之使將兵詣京師尚書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使騎都尉鮑信募兵泰山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皐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冠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今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宜深思之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遣使宣詔止之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搆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進於是以詔為司隸校尉王允為河南尹紹促董卓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許謀頗泄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叩頭謂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太后乃詔皆復入直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欺入省此意何為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

戶下斬進即為詔以樊陵為司隸許相為河南尹尚書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引兵燒南宮青瑣門讓等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復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引兵屯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怨苗不與進同心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報讎乎皆流涕曰願致死遂攻殺苗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誤死者進攻省內讓珪等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從者唯盧植及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因手劒斬數人讓等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逐螢光還至雒舍明旦帝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與公卿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兵猝至恐怖流涕群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荅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為賢且自以與董太后同族而王為后所養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失傳國璽鮑信募兵適至說紹曰董卓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擒也紹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卓步騎不過三千率四五日輒夜潛出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之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呂布殺原而并其衆於是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癸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為侍中

集覽 三署郎初秦置郎中令其屬官有三署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凡三署署中有郎中主執戟更直侍宮殿出則充車騎漢因之正義曰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此三署郎中是今之尚書也楚詩國風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注楚楚鮮明貌文公集傳曰此詩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蜉蝣朝生暮死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皷洪爐顏師古曰扇熾其火謂之皷熛赤貌熛音必遥反熛讀曰熛熛赤者給人以食取之於倉廩故因稱熛賜熛食橋玄姓名玄音胡官反二聲特也

省內注見武帝征和二年欻入欻讀若忽暴起也韓文詩指畫變怳欻注并昧貌青瑣南宮門名顏師古曰門刻為連瑣文而青塗也孟康曰以青畫門邊鏤中天子門制也復道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穀門洛陽城門名

六璽蔡邕獨斷曰璽凡九各有文刻皆以王為之螭虎紐一曰傳國璽一曰神璽以鎮國中藏而不用一曰受命璽以封禪禪禮神其所謂六璽者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皆以武都紫泥封盛以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又傳國璽注見光武建武三年北芒阪下芒本作邙蘇林音忙邊之忙山名也在河南偃師縣北七十里故曰北芒應劭曰邙屬沛國邙縣之山也阪音返坡阪也一曰澤障一曰山脇周歷三臺漢以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謂之三臺蔡邕初署發酒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後遷尚書今按似謂悽愴若楚之意承上文先帝新棄天下而言依省內今按依如字倚附也

帝天嘉元年舞陽縣名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陳琳廣陵人涅中西羌地名注見宣帝元康四年義從注見章帝建初六年成皐縣名注見秦莊襄王二年滈池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三年狐疑注見秦二世三年一統志云北邙山在河南府城北七十里山連偃師鞏孟津三縣綿亘四百餘里東漢諸陵及唐宋名臣墳多在焉

書法 卓前書將軍矣此則曷為不書於是卓累徵拜不奉詔也直書董卓而冠之以進召罪進也漢之禍進為之○書詔罷宦官矣張讓等曷為復以宦官書譏不力也於是太后詔復入直不書書入惡辭也○於是紹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進攻省內讓等將帝步出此其先書帝出何不以播蕩累紹也宦者書誅罪之也然則紹無貶歟書帝出河上紹捕宦者悉誅之則其專且濫之罪著矣終綱目書誅宦官四其克者二漢書悉誅唐書大誅皆甚之之辭也詳建寧元年

發明 進之此舉乃飲烏喙而攻疾耳疾未去而藥殺人曾不如不飲之為愈也綱目書進召董卓則進雖欲辭其責尚可得乎○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傳者曰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夫王者無外家撫四海而特書曰出者著傾覆之禍示播遷之辱也漢自安順以來寵信宦者如護心腹至桓靈則日益甚矣

濁亂朝綱蔡毒四海賢人君子進則不容於朝退則不容於野而彼方根據蟠結疽食浸潤如癭之附於頸不至於大壞極亂而不止綱目書之一則曰宦官二則曰宦官詳著于册所以示亂亡之本為萬世之戒也後之寵愛近習者盍亦以是為鑒乎

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為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遂弑太后何氏

考異 提要無出字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否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有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劒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縣節於上東門逃奔冀州卓大會百寮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曰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盧植獨曰太甲不明昌邑多罪故有廢立之事今上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免植官遂逃隱於上谷卓以議示袁隗隗報如議卓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隗解帝璽綬扶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群臣含悲莫敢言卓又議太后跋扈未安宮酖殺之公卿以下不至憂死逆婦姑禮乃遷未安宮至憂死布服

集覽 跋扈未樂宮史炤通鑑釋文曰跋子六反行平易也迫逼也猶言行平易而逼之也先何太后遷董太后於未樂宮憂怖暴崩故謂何后跋扈而死盛通謂促迫也

質實 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正誤 跋迫未樂宮今按此於行平易之義無取當與

書法 書出奔何卓強也紹出奔而弘農遂廢矣綱目聯書之所以著紹奔之由也卓自是削不書姓至伏誅始書之終綱目母后書弑九秦庶長改弑君母魏冉弑君之嫡母董卓弑何太后晉賈氏弑楊太后趙石虎弑劉太后石遵弑劉太后燕主寶弑段太后魏胡氏弑高太后朱全忠弑何太后弑書殺一燕主熙殺丁太后

發明 蹴迫永樂逆婦姑禮此豈非董賊藉口之詞乎然綱目於此且正其弑逆之名而何氏不失為太后者亂臣賊子假問罪之說以行其私借使何后無可指之失亦必不能免此固綱目誅討之意不以有詞可執而未減其罪為後世窒賊亂之門杜篡弑之漸拔本塞源之論也

除公卿子弟為郎補官侍殿上 考異 提要無弟字 ○即拜劉虞為大司馬○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

加節傅斧鉞虎賁更封郿侯 郿音眉縣名屬右扶風詩王餞于郿今鳳翔府是顏師古曰郿又音媚

質實 一統志云郿秦之縣名漢屬右扶風後魏改平陽縣西魏改郿城縣尋廢入周城縣隋置郿城郡唐改郡為郿州尋廢州為郿縣屬稷州後改屬鳳翔府宋因之金初屬恒州後屬京兆府路元初陞為郿州至元初復為縣屬安西路 國朝改屬鳳翔府

書法 官未有書自為者書自為專也官書自為自卓始自是不勝書矣

遣使弔祭陳蕃竇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 考異 提要無弔字 董卓與三公詣闕上書追理蕃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子孫

書法 祭臣不書此何以書弔思賢也是故樊豐誅而後祠楊震宦者敗而後祭陳竇遼水衂而後祀魏徵祿山反而後祭九齡皆事後之思也終綱目書祭臣六詳明帝永平二年

發明 衰亂之世信用群小殺戮忠良人情忿怒故姦雄借以為詞稱兵問罪既得所欲則必申理冤枉擢用名流以快海內之心如董卓遣使弔祭陳竇及聘召處士申屠蟠之類是也人主觀之綱目所書則必競競業業用賢去佞毋使姦雄得以為籍手之地可乎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書法 恒雨也昭帝之元嘗書七月至于十月矣於是復見終綱目連兩數月者二而已

○冬十月葬靈思皇后

公卿會葬素衣而已

十一月卓自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

書法 此殊禮也綱目備書者四蕭何董卓曹操劉裕惟蕭何書賜卓則書自操裕皆直書之而已

發明 莽卓在漢均為逆賊然綱目於莽自得政以至即真皆以太皇太后冠於其上而不曰莽自為者所以著毋后之禍為萬世戒也至董卓則書卓自為太尉自為相國自為太師者所以窒篡竊之源使後世亂臣賊子欲假朝廷之命以自進其爵位者無得為欺天下之具也嗚呼自是而後竊命之臣皆用此例矣

○十二月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爲大尉楊彪爲司徒荀爽爲司空

初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於是徵荀爽申屠蟠等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馬自徵至是九十五日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蟠得徵書人勸之行笑而不荅竟以壽終卓又以韓馥為冀州牧劉岱孔伷為兖豫刺史張邈張咨為陳留南陽太守

集覽 周毖 東觀記曰周毖豫州刺史慎之子也續漢書及魏志毖並作毖音秘 宛陵 括地志云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本鄭舊縣也 伷 直又反

質實 黃琬 江夏安陸人瓊之孫 楊彪 華陰人秉之孫荀爽 潁川潁陰人淑之子 平原 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 宛陵 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 陳留 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 南陽 郡名注同上年

發明 申屠蟠見幾而作獨免黨錮之禍至是又不為董卓所屈異乎荀爽諸人若蟠者真無愧於處士之名矣特書不至蓋予之也

以袁紹爲勃海太守

洛中貴戚室第相望卓放兵剽虜妻略婦女不避貴賤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曰紹恐

懼出牸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即拜紹渤海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牸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渤海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三公移書州郡陳卓罪惡徵兵赴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耶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興兵為國何謂袁董馥有慙色乃作書與紹聽其起兵

集覽 移書官曹公府不相臨敬則為移箋表之類也

質實 渤海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八年南皮

庚午

孝獻皇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

紹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韓馥留鄴給軍粮孔伷屯潁川劉岱張邈鮑邈弟廣陵太守超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橋瑁曹操俱屯酸棗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操曰君畧不世出殆天之所啓乎

集覽 魯陽南陽郡有魯陽縣案魏世家伐楚取魯陽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是

質實 河內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鄴縣名注見建安十五年潁川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山陽郡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濟北國名注見楚義帝元年酸棗縣名注見周慎靚王四年一統志云魯陽漢之縣名屬南陽郡三國魏為廣州晉復置縣屬南陽國後魏置魯陽郡又置魯州隋初郡廢大業初廢州為魯縣屬襄城郡唐初復置魯州改縣曰魯山貞觀中州廢以滍陽縣省入魯山屬汝州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南陽府

書法 特筆也書推為盟主將以深責紹也

卓弒弘農王

書法 廢君書弒自董卓始終綱目廢君而弒之者二十弘農王宋零陵王榮陽王齊汝陰王海陵王

涪陵王梁巴陵王魏王恭安定王東海王齊中山王梁主綱魏主欽周宋公陳江陰王齊濟南王隋介公後梁濟陰王後唐鄂王漢湘陰公

發明 弘農既廢已不成乎君前史皆以殺為文至綱目始正名書弒者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則逆賊之罪益著矣

卓奏免太尉琬司徒虒以王允為司徒殺城門校尉伍瓊

尚書周毖 **考異** 提要卓上有圈子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長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況王爵不加尊卑無序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落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既而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表河南尹朱儁為已副使者召拜儁辭不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卓大會公卿議之楊彪曰關中殘破都雒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麋沸之亂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為司徒伍瓊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公勸用善事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收斬之彪琬惶恐謝罪

集覽 本初袁紹字孟卓張邈字孟卓門中視也即坐不為堂之義注見武帝建元三年 **公緒** 孔伷字義從注見章帝建初五年 **虎兕** 虎山獸之君兕序姊反有力之獸如牛而一角青色重千斤 **麋沸** 麋說文糝也言如糝之沸

正誤 坐不闚堂今按坐不闚堂言愛惜身命也堂高廉遠地闚視恐墜墮即坐不為堂之義 **麋沸** 今按麋麋粥之沸即粥也李賢曰如麋

質實 西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國

并涼二州名并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涼注見唐中宗景龍一年

書法 免未有書所自者書卓奏何專也是故王鳳專則以陳湯為從事中郎書鳳奏董卓專則免太尉琬司徒麗則書卓奏殺伍周者卓也則以王允者亦卓也書以所以予允也故灌嬰能與齊連和則書產使者乃以所以予嬰王允能使布誅卓則書卓以者乃所以予允也

卓徵蓋勳為議郎皇甫嵩為城門校尉

蓋勳為京兆尹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勳密與嵩謀討卓卓素怨嵩徵為城門校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曰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

質實 京兆尹官名注見武帝太初元年扶風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四年周顯王八年岐縣雒陽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四年

書法 二子忠賢也則曷為書卓徵書卓徵為二子惜也

發明 皇甫嵩功名素著身為上將手握強兵坐視帝室傾覆逆賊鴟張不能唱大義於天下乃束手就召甘心事賊何哉善乎范曄之論謂其舍格天之大業就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者也況是時蓋勳進謀梁衍獻策嵩皆棄之不顧至他日乃以虛詞強辯與逆賊抗不亦晚乎綱目書卓徵嵩為城門校尉則嵩屈身就賊之恥不可掩矣是以通鑑明年五月書以嵩為車騎將軍八月書以嵩為太尉十二月書太尉嵩免綱目皆棄而不錄蓋鄙之也鄙之則不足言矣然則志士仁人其於去就之際盍亦知所處乎

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

考異 提要無帝字及車駕西遷五字

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

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三月帝至長安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弥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亟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質實 長安縣名注見惠帝五年

集覽 畢圭注見靈帝光和三年居家居民之家也

書法 李傕曹操皆書遷帝于其逼遷也此則曷以車駕遷書其上書卓遷都燒宮廟發諸陵然後書車駕西遷則其逼脅凄凉之狀自見矣書卓遷都專辭也書車駕西遷不得不遷之辭也

發明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董卓虜掠人民驅徙數百萬口死者不可勝計然綱目止書宮廟諸陵及車駕而不及民何哉春秋之法君將不言帥師君獲不言師敗績以君重於師也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廟災則必哭之以神主之所安也蓋孟子之言為時君牛羊用人而莫之恤故以民為貴君社稷次之將以救一時糜爛之禍若夫春秋之書禮經之典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必以君宗廟為重而民次之此則經世之大常亘古今而不可易者也綱目於此深得春秋禮經之旨故其書法如此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託以為民之故輕棄君親社稷而不顧以自文其背畔之實如降虜降賊以全城為名者不有君子誰能正之噫

卓殺大傅袁隗滅其家○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袁堅領豫州刺史

孫堅起兵殺荊州刺史王叡前至南陽已數萬人殺太守張咨至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質實 長沙郡名注見興平元年南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荊州注見建安十二年豫州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郡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

書法 書據何罪專也

以劉表爲荊州刺史

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集覽 公路袁術字

質實 劉表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宜城縣名注見安帝建光元年江陵縣名注見建安十三年襄陽縣名注見建安十二年襄陽縣名注同上年

書法 自卓弑以來徵拜皆書卓以此其不書卓以何卓在外也

夏四月以劉虞爲太傅

書法 書紹以何專也

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朝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溫恤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至是拜太傅而道路壅塞命不得通

集覽 荒外注見安帝永寧元年委輸注見高帝五年

書法 於是道路壅塞命不得通何以書予虞也是故苟可予也雖君命未達書之

司空荀爽卒

爽見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舉辟皆取才畧之士將共圖之亦與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會病薨

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

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鑄由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

皇二十六年飛廉注見武帝元封二年

質實 鍾虡注見秦始

書法 自建武十五年書復行五銖至是一百五十三年未之有改也卓始壞之書曰卓壞五銖錢罪卓也

省孝和以下廟號

初孝和廟號穆宗孝安號恭宗孝順號敬宗孝桓號威宗至是蔡邕議以為宜皆省去從之

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

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藉田乘鸞輅設旄頭羽騎

集覽 藉田注見文帝三年鸞輅注見成帝建始元年旄頭羽騎注見光武建武四年旄騎

質實

曹操與卓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內

袁紹等諸軍畏董卓之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皐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頃之酸棗食盡衆散劉岱殺橋瑁

集覽 滎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勃海引河內之衆勃海太守袁紹先與王匡屯兵於河內酸棗諸將劉岱張邈邈張超袁遺鮑信橋瑁曹操等諸將俱屯於酸棗縣酸棗注見周慎靚王四年敖倉注見漢王劉邦二年大谷音泰欲括地志云

太原郡大谷縣有大谷山【冊析】二縣名地理志弘農郡冊水縣索隱曰冊水屬南陽漢書音義曰冊水出上洛縣冢領山括地志云故冊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南去冊水二百步析注見帝玄更始元年【質】

【實】成皇【縣】名注見秦莊襄王二年【勃海】郡名注見建安八年南安【河】內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孟津】地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一統志云【大谷】關名在河南府閿鄉縣西南二十五里秦山谷【冊水】漢之縣名屬弘農郡晉屬順陽郡後魏改置冊川郡後周廢之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武關】注見周赧王四年

袁紹以臧洪領青州

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務及諸將西行不為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財富民盛和每望寇奔北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覘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為丘墟頃之病卒袁紹使廣陵功曹臧洪領青州以撫之【集覽】【奔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逐北【質實】【青州】注見桓帝永康元年【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臧洪】廣陵射陽人

辛未

公孫度遼東襄平人【高句驪】國名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烏桓】國名注見宣帝本始三年【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遼西】郡名注見建安十年【東萊】郡名注見成帝永始元年【營州】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平州】注同上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

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敢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韓馥袁紹以書告袁術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議以拒之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擁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斡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集覽】【昌邑亡國之釁】昭帝崩立昌邑王賀王素淫戲無度此乃亡國之釁隙也後廢之而立宣帝【樂浪】注見武帝元封三年【蒙塵】左傳天子蒙塵于外注云天子出奔謂之蒙塵

書法 秦立齊君為東帝書立此其書奉何祭所欲也故未卒事不書書不受嘉守節也再書虞重予之與書已而去之者大異矣終綱目書奉為帝一而已

發明 既不受矣而猶書之者所以著虞知義守節之美也

二月卓自為太師

位居諸侯王上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

考異 按上下文並書討卓此書擊傳誤耳

孫堅進屯陽人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梟其都督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跼蹐即調發軍糧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汝和親耶復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戰敗走却屯澠池堅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邀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乃使董越屯澠池段煨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御山東而自引兵還汝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集覽 陽人注見秦莊襄王元年甄官甄稽延反甄陶也官謂官舍也如學官監官之官賈誼傳學官注云學者所學之官也

質實 大谷關名注見初平元年澠池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三年雒陽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四年平二年安邑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華陰縣名注見惠帝五年魯陽縣名注見初平元年長安縣名

書法 於是書討卓者三關東孫堅朱儁惟堅書進兵予義也故特詳之修陵必書重山陵也終綱目書脩陵五是年晉穆帝永和十二年再書安帝義熙十二年再書書鎮衛山陵一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書按視陵一後唐甲午年

夏四月卓至長安

卓至長安公卿迎拜車下卓因抵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

發明　自諸君唱義未聞有破賊之功惟堅此舉差強人意宜乎綱目書以予之也

質實　義真皇甫嵩表字

六月地震○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初何進遣張揚募兵并州會進敗揚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有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柰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孰與袁氏智勇過人孰與袁氏世布恩德孰與袁氏馥曰皆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然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從事皆棄馥去獨武純柲刀拒紹紹皆殺之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以沮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審配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馥紹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及許攸逢紀荀諶皆為謀主紹又以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嘗為馥所不礼於是發兵圍馥第收馥大兒折其兩足紹收漢殺之馥尤憂怖去依張邈後紹使至與邈耳語馥謂圖己遂自殺

集覽　逢紀逢皮江反姓也案陽子逢蒙分其弓主逢莫江反仰我鼻息仰五亮反待也鼻息謂鼻中之氣息言其易與也從事從軍職參謀議將軍

屬官亦刺史屬官沮授姓名沮側余反風俗通曰黃帝時史官沮誦之後

正誤 仰我鼻息今按仗我呼吸之力也

質實 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一統志云在潞州城西南二十里即濁漳水也源出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流至州境經襄垣黎城與清漳水合延津注見建安五年

書法 於是辛評等說馥讓紹則其直書逐何誅意也紹於是不得為義舉矣綱目終紹之身無予辭然則推紹為盟主何以書君曰以為盟主而卒若是焉所以深責紹也

發明 袁紹四世五公負海內重望首與何進唱誅宦官之謀挑發禍機遂至逆賊暴亂傾覆漢祚流毒生民四海分崩禍亦烈矣紹既身為盟主固當奮不顧死戮力王室庶可少贖前日之失況袁隗之死舉家屠戮尤當痛心疾首務殄讎賊夫何自舉義以來未聞遣一兵馳一騎進攻賊黨顧乃更相吞噬務自封殖果何為者綱目書紹逐冀州牧自領州事文無貶詞而其緩於勤王急於借竊之意隱然自見於書法之間他時奔敗之餘嘔血而死蓋天誅之也何足道哉

袁紹表曹操為東郡太守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畧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集覽 同規規圖也黑山白繞黑山賊之號白繞其姓名

質實 黑山注見靈帝中平二年東郡注見光武建武八年一統志云東武陽漢初縣名屬東郡東漢改為郡尋復為武陽縣魏晉俱屬陽平郡北齊廢後周復置屬魏郡隋屬莘州後屬魏州唐改為武聖縣又改為朝城以縣東古廟城為名元和中屬澶州後屬魏州五代晉屬大名府宋屬開德府金屬大名府元屬濮州本朝因之改屬東昌府

卓以張楊為河內太守

南單于劫楊以叛袁紹屯黎陽故卓因而用之

質實 黎陽縣名注見成帝綏和三年

書法 復書卓以卓至長安也

冬十月卓殺衛尉張溫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董卓使人誣告溫罪笞殺以應之

黃巾寇勃海校尉公孫瓚擊破之 考異 據中平元年書朱儁趙謙曹操王允等討黃巾此誤書擊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

劉虞子和為侍中帝使逃歸令虞以兵來迎袁術留和使以書與虞虞遣騎詣和公孫瓚亦遣其弟越以騎詣術教術執和奪其兵虞瓚由是有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遣周昂襲奪堅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數紹罪惡進兵攻之冀州諸城多畔從瓚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瓚同師盧植因往依瓚至是瓚使與其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郡將兵詣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卻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集覽 陽城 注見秦二世元年 願袁氏 願念也歸也訩音凶衆語也史炤音訩拱反 正誤 皆願袁氏 今按願欲也 質實 涿郡 注見帝玄更始二年 平原國 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 河東郡 名注見建安七年 常山郡 名注見光武建武九年

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

初袁術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術使孫堅擊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堅乘勝夜追祖祖步兵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術由是不

能勝表

質實 襄陽縣名注見建安十二年 桓階長沙臨湘人

書法 堅初率義綱目書討既而敗卓特書進兵皆予辭也於是而為術所使內自相攻則非死於國矣書術使書射殺之惜之也

發明 孫堅前有破賊之功綱目方書而予之今乃為袁術所使則非義矣不死於勤王而死於助桀直書于冊可勝惜哉

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初董卓入關留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皆有所給

質實 中牟縣名注見獻帝初平三年 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陶謙冊陽人

書法 移書討卓何予儁也書移書始此終綱目書移書一移檄七是年晉惠帝永興二年東海王建愍帝建興四年丞相睿元帝永昌元年譙王丞戊辰年梁湘東王繹唐僖宗中和元年鄭畋高駢哀帝天祐四年淮南等惟丞相睿湘東王高駢為譏辞

發明 按春秋魯莊公九年書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者謂內不言其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夫莊公非能復父之讎特因他事率兵春秋尤書而予之況真能復讎者乎朱儁討卓未幾反為所敗略無尺寸之功然綱目書移書州郡召兵討卓若有深嘉樂予之意者急於討賊故成敗利鈍有不暇顧耳使其果能因此殄賊書法又可知矣

劉焉殺漢中太守斜谷閣

考異 提要無閣字

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為五斗米道客居于蜀焉以為督義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殺害漢使作乘輿車時焉子璋為奉車都尉在長安帝使璋喻焉焉留不遣

集覽 五斗米道靈帝時漢中有張脩為人療病令病家出米五斗號五斗米師聚衆寇叛時謂之米賊斜谷閣崔浩曰斜

谷路險不容行架木為棚而度曰閣道漢中郡國志府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

斜谷 注見成帝元延三年襃斜

發明 劉焉始因益州分野有天子氣遂求為牧今又暴亂焉為宗姓不能唱義誅討反肆桀逆書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其罪殆與卓等矣

管寧邴原王烈適遼東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提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遊李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庐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孝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烈器業過人善教誘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度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集覽 荒思 荒迷亂之謂思去聲念慮也 俎豆 皆宗廟中禮器詳見三禮圖 格物 史炤曰格古伯反廢格之格謂以清議廢人又音閣案房玄齡不以已長格物注格胡客反謂捍格於物而無所容受方王烈字注見桓帝永康元年青州管寧朱虛人邴原同上王烈太原人華歆高唐人

正誤 格物今按格謂標品之也

質實 北海郡名

壬申

三年春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牟破

書法 特筆也三賢去就綱目每謹書之

之遂掠潁川

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畧乃去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至催汜既破中牟遂掠潁川其鄉人留者多為所殺

集覽 潁川 注見秦二世三年 四戰之地 言四面受敵奮武司馬 奮武將軍之號司馬將軍屬官秩百石 中牟 地里志云河南中牟縣今屬汴州縣在州西北二十里正義曰此春秋鄭之邑也趙地亦有中牟縣相州湯陰西五十八里有牟山案中牟在牟山之側

質實 一統志云中牟漢之縣名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後魏省尋復置東魏增置廣武郡隋初廢郡改縣曰內牟屬鄭州唐復改中牟縣并置牟州尋置州以縣屬管州龍朔初屬鄭州五代梁屬開封府唐屬鄭州宋屬開封府金元俱仍舊 國朝因之仍屬開封府

書法 書掠賊之也

袁紹擊公孫瓚於界橋大敗之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衝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讙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將嚴綱追至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初兗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救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岱問程昱昱曰棄近援而求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瓚非紹敵終為所禽岱從之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

集覽 牙門 牙旗名也古者軍行則建立牙於軍門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沿為牙真人水鏡經曰凡軍初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損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軍旅會同置旌門是已 紹家 勹絕謂袁紹妻子

夏四月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董卓以其弟旻為左將軍兄子璜為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車服僭擬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詣府啓事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三十年儲自云事成椎擾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為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卓意亦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屯衛周匝令呂布等捍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裹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即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士女賈衣裝市酒肉相慶宗族在郿皆為其群下所殺暴卓屍於市卓素充肥守吏為大炷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封溫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初黃門侍郎荀攸尚書鄭泰侍中种輯等謀曰董卓驕忍無親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可直刺殺也事無就而覺收繫獄會卓死得免

集覽 弄以金紫弄戲金章紫綬也謂懷抱中小兒皆封侯故云弄士孫瑞姓士名孫瑞拳捷拳壯勇也捷便疾也詩無拳無勇注拳力也秉甲秉懷也貫甲於衣之內也春秋傳曰子木秉甲以禍人詔版注見靈帝建寧元年假節假去聲奮威將軍本無節今以節假之者欲以重其威也節注見靈帝熹平六年溫侯溫注見周

赧王二十九年

正誤 士孫瑞今按後漢書王允傳士孫瑞字君策下文凡兩見皆止書瑞然則士孫蓋復姓也魏有樂陵太守士孫德祖

質實 築塢於郿說文塢壘壁也一曰庳城服虔曰營居白塢亦作嗚郿縣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一統志云郿塢在鳳翔府郿縣東北一十里漢末董卓封郿侯據此築塢積穀徙金銀雜物於其內呂布九原人

書法 書使何歸功允也是故呂布之誅董卓書王允使田神功之敗朝義書光弼使皆歸功其上者也誅例有二書伏誅者重辭也直書誅者快辭也綱目書廢君而弒之者二十賊討者四書弒君者七十三弒書殺者八賊討者一十六蓋什得其二三焉亂豈有極哉詳周赧王五年

發明 卓身負大逆蕩覆帝室罪不容誅然當時諸臣環視四顧無有能討之者惟王允潛布腹心克殄元惡故綱目書允使呂布誅董卓其歸功於允彰彰明矣豈以其不終之故而遂泯其實乎

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牧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為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犇袁術

質實 濟北國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書法 於是詔以金尚為兗州刺史操逆擊之尚奔袁術書據書自稱綱目之於操可見矣

李傕郭汜等舉兵犯闕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口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劒客遇

集覽 綱紀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

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
稜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
難頗自驕傲以是群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特
下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
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
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
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
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
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
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
皆擁兵自守李傕等還至陝遣使詣長安求赦不得傕
等益懼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校尉賈詡曰諸君若棄
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
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
也傕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
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
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引
傕衆入城放兵虜掠呂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駐馬青
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
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
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
太常种拂戰死傕汜屯南宮掖門王允扶帝上宣平門
避兵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
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非敢為逆也請事畢詣
廷尉受罪圍門樓共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
乃下見之傕等收司隸黃琬殺之王允以宋翼為馮翊
王宋為扶風傕等欲殺允乃先徵翼宋宋遣使謂翼曰
汜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
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宋曰
關東義兵昌沸欲誅董卓今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
相應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宋不能獨立遂俱就
徵傕收允及翼宋并殺之冕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
趙戩棄官收葬之呂布自武關犇南陽袁術待之甚厚
布恣兵抄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揚於河內傕等
購求布急又逃歸袁紹既而復歸張揚始允自專討卓
之勞士孫瑞歸功不矣故得免於難司馬公曰易稱勞
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集覽 剛稜稜盧登反威也字亦作稜前書李廣傳威稜憺乎隣國注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叟兵兩漢傳聞曰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曰叟掖門韋昭

曰宮中小門在正門之旁者如左右之掖宣平門三輔黃圖云長安都城十二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民間所謂東都門

質實 陝縣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賈詡武威人稱拂河南雒陽人嵩之子

發明 以當時言之傕汜之變激於允之不能容使允能從或者之議以皇甫嵩就領其衆不然因其求赦而赦之亦足少安反側之心未必召禍如是之烈然綱目於此畧無咎允之意何哉允身為大臣密謀討賊不動聲色使弑逆之虜一旦勦滅其有功於漢多矣天若祚漢必無反覆之理不幸漢德告終逆黨復出故允身罹不測之禍而漢亦隨之此則天之所廢非特人謀不善之失也綱目書傕汜舉兵犯闕則見逆賊反叛之罪書殺司徒王允則見允無罪見殺死於其位之節然則懲惡勸善之義知有逆順而不知有成敗也豈不嚴哉

秋七月遣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

書法 書和解關東何譏也天子者是非曲直之主也關東諸將舉兵相攻其是非曲直必有在矣不能分辨而匡直之乃遣大臣持節和解甚矣其不振也直書譏之終綱目書遣使和解三是年唐昭宗乾寧二年皆衰世也

○九月李傕郭汜樊稠張濟自為將軍

傕汜稠筦朝政濟出屯弘農

以馬騰為將軍屯郿

董卓入關召韓遂馬騰以圖山東至會卓死傕等皆以為將遣遂還留騰屯郿

質實 郿縣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

冬十月以劉表為荊州牧○曹操遣使上書

曹操辟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途西至長安楊不聽董昭說楊曰袁曹雖睦勢不久群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楊從之昭乃為操作書與傕汜等致殷勤傕汜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從之

集覽 深分分扶問反交好也 鍾繇姓名繇古由字或因宙陳留平丘人董昭濟陰人 鍾繇潁川長社人

質實 毛玠

徵朱儁為太僕

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請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奉迎天子會李傕用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並以上將之畧當倉卒之時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乎

集覽 狼狽狼似犬頭銳頰白高前廣後狽亦狼屬生子或欠一足二者相附而行離則蹶也故人猝遽無措謂之狼狽神異經曰狽無前足附狼而行故曰狼狽

發明 儁前唱義討賊功雖不就志亦可嘉今傕汜暴亂劫制朝廷於是諸守相共推儁為主使儁能因此糾率同盟力扶王室豈不甚美顧乃俛首以就李傕之召何耶且儁尚能移檄討卓又何畏於傕汜哉綱目書召儁為太僕文無貶詞然是時朝命出於傕汜則儁之就召其屈身從可知矣忠智俱失貽譏千古是果誰之咎歟

癸酉 四年春正月朔日食○袁術進兵封丘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事

術為劉表所逼進兵北河為曹操所破走歸逐所置揚州刺史陳瑀據壽春領州事李傕欲術為援以為左將軍

質實 封丘縣名注見唐僖宗中和四年揚州刺史東漢所置治壽春領廬江九江會稽冊陽豫章六安六郡注見秦王政四年壽春

袁紹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

袁紹與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

三月魏郡兵與黑山賊于毒等共覆鄴城 質實 一統志云鄴城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本戰國魏之鄴邑三國魏後趙前燕東魏皆都於此又注見建安十五年

書法 書寇陷多矣未有書覆者書曰覆鄴城士民之塗炭甚矣綱目寇陷書覆一而已

以陶謙爲徐州牧 考異 以上漏圈子

徐州治中王朗勸刺史陶謙遣使奉貢故有是命仍以朗爲會稽太守 質實 王朗東海人會稽郡名注見和帝永元元年

夏六月大雨雹○華山崩裂 質實 一統志云華山在西安府華陰縣南一十里即西嶽也白虎通云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

書法 華山何西嶽也前書岱山裂矣桓帝延熹四年裂異也未若崩且裂之甚也是故書華山崩而漢亡書恒山崩而晉亡安帝義熙五年皆帝業所由起也終綱目嶽崩者二

○袁紹擊于毒左髭丈八等皆斬之○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郯

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其子操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敗走郯操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攻郯不克乃去攻破城邑皆屠之雞犬亦盡堀邑無復行人 集覽 琅邪今益都路沂州本漢琅邪國括地志云今兗州東沂州密州皆古琅邪地陰平城名在邳州蘭陵縣今陰平村是 華費 二縣俱屬東海郡華胡化反費音秘正義曰費或音扶味反今沂州費縣是 彭城 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郯 注見秦二世二年 堀邑 堀本作虛前書賈誼策社稷爲虛又詩定之

方中篇升彼虛矣朱氏曰虛故城也 質實 曹嵩沛國譙人中常侍騰之養子一統志云陰平漢之縣名屬東海郡晉廢之故城在淮安府沭陽縣西北六十里費漢之縣名屬東海郡東漢屬泰山郡晉屬琅邪國後魏徙治縣北陽山口隋初徙治枋城屬沂州後廢唐復置宋金元仍舊 國朝因之屬兗州府琅邪郡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 洞太極下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冬十月地震○有星孛于天市○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 考異 按分注虞與瓚積不相能虞遣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詳考事情瓚非叛賊之比難以討書又按興平二年書虞子和攻公孫瓚不書討

虞與瓚積不相能虞遣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虞恐其終為亂乃率兵十萬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瓚執虞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刼歸葬之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流舊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然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為掾而遣之疇選家客二十騎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以為騎都尉不受得報馳還北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志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三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失遺北

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

集覽 積不相能 積日久也素也不相能注見武帝元朔五年 伯珪 公孫瓚表字尾敦 姓名也劉虞故吏 流舊 流寓之故舊 蹈東海而死 此戰國趙策魯仲連語也注見齊高帝建元元年 無終 注見漢王劉邦元年 徐無山 括地志云山在今平州盧龍縣之北白檀山之南閒至屬下句閒猶言近也謂近閒來附從者至五千餘家也 為約束 案韻會約字下注以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曰約束

正誤 數年閒至五千餘家 今按閒字當屬上句言百姓歸之數年之閒多至五千餘家

質實 薊城 注見帝玄更始二年一統志云劉虞墓在順天府涿州治東三十里 無終 漢之縣名屬右北平元魏屬漁陽郡後省唐復置屬幽州後改為玉田縣因漢陽雍伯種石得玉故名神龍初屬營州後還屬幽州又改屬薊州五代至遼仍舊宋為經州金復為玉田縣元仍舊 國朝因之屬順天府 徐無山 在順天府玉田縣東北二十里開山圖云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後漢田疇嘗避難於此

書法 袁紹於瓚書擊此其書討何無上也唯劉虞得書之殺未有書見殺者書見殺不以下加上之辭也綱目之修名分而已矣終綱目書見殺一

發明 書大司馬則見不失其官書討公孫瓚則見有詞可執書不克見殺則見死不失節蓋瓚本受虞節度而乃暴橫抗拒虞興兵討之名義甚正故其書法如此

十一月地震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二終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三

起甲戌漢獻帝興平元年。盡戊子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凡十五年

甲戌

興平元年春正月帝冠。二月追尊母王夫人爲靈懷皇后

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何忍言後宮之選乎於是三公奏改塋皇妣王夫人追上尊號曰靈懷皇后

集覽 長秋宮皇后宮也注見平帝元始三年宅兆宅墓穴也兆營域也

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爲豫州刺史

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備救之備遂歸謙謙表領豫州屯小沛曹操擦軍食亦盡引兵還

集覽 小沛高帝本紀沛豐邑人李斐曰沛小沛也孟康曰後沛爲郡豐爲縣索隱曰漢改泗水爲沛郡治相城故李斐以沛爲小沛

質實 張九韶曰豫州刺史漢初所置領潁川汝南沛郡梁國魯國五郡

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攻之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往攻陶謙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郯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操操乃引還初邈少時好游俠袁紹及操皆與之善及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而邈終不自安前九江守邊讓素有才名操以其譏議已而殺之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邈弟超共謀叛操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劒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以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迎布為兗州牧或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守夏侯惇於濮陽布遂據濮陽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布同謀貢求見或或將往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

集覽 張邈東平人

貢見或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東阿不動降者言宮欲自將取東阿又使汜嶷取范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麄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殺汜嶷勒兵自守徐衆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此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宮不得渡至東阿令棗祗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

集覽 鄄城正義曰鄄音絹鄄城衛地秦屬東郡漢為齊陰鄄城縣今

濮州治鄄城濮陽地理志東郡濮陽縣古昆吾國今濮州是屬濟寧等分等閑交分也分去聲范縣名屬東郡案東郡今東昌府是東阿注見周烈王六年阿汎嶷汎姓也注見桓帝建和元年汎宮麋中少親麋與怛粗通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怛中而不信人田單之功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單走即墨即墨大夫戰死城中相與推單為將以拒燕卒復齊七十餘城開方按呂氏春秋云開方姓名也令棗祗屬下句棗祗東阿縣令也祗音脂按潁川文士傳棗氏本姓棘因避難改焉東平本魯附庸須句國秦屬碭郡漢置東平國隋置鄆州宋陞東平府亢父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

正誤 貢與魏等分非素結也今按此言郭貢與張魏呂布等諸人其交分非素相結者當於等字句絕分字屬下句

質實 一統志云荀彧潁川潁陰人淑之孫程昱東阿人鄄城縣名注見周烈王六年鄄郊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夏侯惇沛國譙人濮陽縣名注見周安王五年范漢之縣名屬東郡晉屬東平國北齊廢隋復置屬濟北郡唐初於縣置范州尋廢以縣屬濟州貞觀中改屬濮州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東平府田單臨淄人齊湣王時為臨淄縣據燕伐齊盡降齊城惟莒即墨不下即墨人謂其智立為將拒燕單用火牛大敗燕師盡復齊七十餘城迎立襄王於莒王封單為安平君東平漢之國名取禹貢東原底平之義即春秋時須句國也後為齊東國又改大河郡東漢仍為東平國後魏為東平郡後周置魯州隋置鄆州後改東平郡唐復鄆州天寶初改東平郡元和中置天平軍宋徙治州故城政和初改東平府元改為東平路本朝復改為府後降為州以須城縣省入改屬兗州府

五月將軍郭汜樊稠並開府如三公

考證 當作郭汜樊稠自開府如三公○謹按漢書李傕與郭汜樊稠皆董卓故將卓既誅傕與汜稠等以兵入長安脅制天子共秉朝政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並參選舉是時漢室衰微紀綱廢壞其開府也豈獻帝之意哉當本凡例依范史直以自為書之故當去將軍號書曰郭汜樊稠自開府如三公

書法 不書以其專也據下楊定張濟書以

○六月分涼州置雍州

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求別置州詔以邯鄲商為雍州刺史

集覽 邯鄲商 邯鄲復姓商名也

涼州 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風俗通曰邯鄲因國為姓也

質實

京師地再震

書法 地震京師非小變也順帝嘗書之矣於是復書而一月至再焉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一歲再震十二詳元帝初元三年而一月再震二桓帝建和三年是年獻皆見於京師非桓比矣

○是月晦日食○秋七月以楊定為將軍開府○自四月不雨至於是月

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取米豆各五斗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九月曹操攻呂布不克還鄄城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持甚急司馬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曰十步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操乃得引去遂入濮陽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釋之操突火而出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糧盡各引去操還鄄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使遣家居鄴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集覽 襲破 春秋傳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輕曰襲注襲掩其不備也輕去聲等人猶言衆人也神武與文蔡氏書傳曰聖而不可知謂之神威之可畏謂之武英華發外謂之文霸王國語注霸把也把持諸侯之權也王于況反太玄經曰五行用事者王

正誤 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今按集覽以神威文為

三德似於文字句絕非也文若乃荀彧之字與文二字當屬下句

質實 典韋陳留人山陽郡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劉焉卒以其子璋爲益州牧

天火燒緜竹城劉焉徙治成都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焉子璋溫仁共上以爲刺史詔以爲益州牧

集覽 緜竹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質實** 成都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書法 不書官何罪焉也自是牧鎮卒皆不書官以爲無上也故於其卒也壹削之

陶謙卒劉備領徐州

謙疾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公路四世五公海內所歸今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集覽 百姓與能易繫辭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韓康伯注人謀況謀於衆以定失得也鬼謀況寄卜筮以考吉凶也故百姓與能樂推而不厭按程朱二先生傳義與音預朱氏附錄曰百姓與能言他無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便是與能 **正誤** 百姓與能今按與字易說有上去二音孔融所引則當如字劉備言可以徐州與袁術融等不從故云今日之事百姓視能者而與之

質實 麋竺東海朐人公路袁術表字四世五公四世謂袁安子敞孫湯魯孫逢也五公謂袁安爲司空又爲司徒子敞爲司空孫湯爲太尉魯孫逢爲司空 孔融魯人孔子二十世孫

書法 於是州人迎備備推袁術衆不可遂領徐州則非有詔命也曷爲不稱自據袁紹袁術書自領綱目於劉備多恕辭正也

馬日磾卒於壽春

初日磾與趙岐俱奉使至壽春岐守志不撓袁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術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求去不遣日磾嘔血而死

質實 趙岐長陵人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

書法 日磾何太傅也然則曷為不書官使失節也於是日磾奉使和解關東袁術詐奪其節是辱命也故書卒於壽春而削其官東漢自牧鎮外卒不書官者三單超日磾荀攸終綱目卒以地者四日磾管寧太傅越楊復光惟日磾太傅越為譏辭

發明 劉焉貪圖非望奢僭不臣日磾奉使無狀失節屈身故皆書卒而削去其官

袁術表孫策為懷義校尉

初孫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自舒來造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推道南太宅與策外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壟曲阿已而度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讐之志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從兄賁為都尉策往見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曰丹陽精兵之地可往召募策遂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召募得數百人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拜懷義校尉許以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陳紀又使攻廬江太守陸康謂曰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策益失望

集覽 錢塘九域志昔吳都為潮水所損州人華信出私錢築塘捍潮因號錢塘隋置杭州宋陞臨安府曲阿鎮江志云丹陽古雲陽縣也秦時亦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因名曰曲阿江都禹貢揚州也漢景帝置江都國武帝更廣陵郡隋復為揚州從兄賁策之從兄名賁賁音奔長沙策之父堅嘗為長沙守涇縣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

正誤 從兄賁今按孫賁字伯陽周易山下有火賁為文明光飾之義恐當作祕

質實 一統志云錢塘秦之縣名屬會稽郡漢為會稽西郡都尉治所東漢縣省晉復置屬吳郡秦於此置錢唐郡隋為杭州治唐改唐為塘宋元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杭州

府舒古之國名春秋時群舒叛楚即此地秦屬九江郡漢初改為龍舒縣地屬廬江郡後改為舒縣宋齊因之唐改元中於故舒置舒城縣屬廬州宋元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廬州府曲阿秦之縣名屬會稽郡漢屬吳郡三國吳復改雲陽晉復改曰曲阿屬昆陵郡梁屬蘭陵郡隋屬江都郡唐武德初於縣置雲州又改簡州尋廢州以縣屬潤州天寶初改名丹陽縣宋元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鎮江府江都漢之縣名屬廣陵國晉屬廣陵郡隋屬江都郡唐始為揚州治所復析置江陽縣南唐以江陽省入廣陵宋復省廣陵入江都治州城東南隅元徙治北關外後廢之　本朝復置江都縣改屬揚州府長沙秦之郡名治臨湘縣漢改為長沙國東漢復為長沙郡三國時初屬蜀漢後屬吳晉於此置湘州劉宋復為長沙郡隋初廢郡置潭州後復為長沙國南齊復為長沙郡唐改置潭州天寶初復為長沙郡中和初置欽化軍節度五代唐為長沙府宋置防禦使復置武安軍元改為潭州路　本朝初改為潭州府後改為長沙府隸湖廣道九江郡名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陳紀潁川許人寔之子廬江國名注見景帝四年陸康吳郡人

以劉繇為揚州刺史

繇岱之弟也素有盛名詔用為揚州以袁術已據壽春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久之繇以景賁本術所置迫逐之景賁退屯歷陽繇遣將屯橫江以拒之

集覽歷陽正義曰今淮西和州歷陽本漢舊縣也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而為湖即此橫江即橫塘也金陵覽古曰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李白詩人言橫江好我道橫江惡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棺閣即此輿地記橫江浦在和州界對江南之采石往來濟渡

質實劉繇牟平人張九韶曰揚州刺史漢之所置領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六安六郡又詳見秦王政六年壽春歷陽縣名注見冲帝永嘉元年一統志云橫江在和州城東南二十五里直江南采石渡處

二年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

質實定陶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即拜袁紹為右將軍

質實袁紹汝南汝陽人安四世孫

書法非三公未有書即拜者據張溫劉虞皆太尉大司馬右將軍且書即拜何譏也紹不勤王而漢

就拜之書即拜所以媿紹也

○二月李傕殺樊稠攻郭汜刼帝入其營

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户傕等放兵刼掠加以饑饉二年之間民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矜功爭權傕以稠勇而得衆忌之請稠會議於坐殺之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汜各治兵相攻傕遂將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放兵入掠宮人御物并取金帛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傕汜汜留太尉楊彪大司農朱儁等十人以為質儁憤懣發病死

質實 楊彪華陰人震之子也

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郭汜攻李傕傕遷帝於北塢

郭汜議攻李傕楊彪曰群臣共鬬一大刼天子一人質公卿可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汜乃止傕召羌胡數千以御物與之許以宮人欲令攻汜汜遂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帷傕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及牛骨以賜左右傕以臭牛骨與之司徒趙溫與傕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為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讐朝廷欲令和解詔命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傕大怒欲殺溫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閏月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傕不肯曰君觀吾方畧士衆足辦郭多否多又刼質公卿而君苟欲左右之邪酈曰近者董公之強將軍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此有勇而無謀也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張濟與汜有謀楊奉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為用也傕呵之出酈詣省門曰傕不肯奉詔辭語不順帝恐傕聞之亟令酈去

集覽 北塢山陽公載記曰時獻帝在南塢李傕在北塢睚眦注見周赧王五十六年黃白城正義曰在弘農郡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於易為句易謂周易也易大過卦過涉滅頂凶無咎伊川傳曰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為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

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無咎

足辨郭多否郭多即郭汜也史炤曰汜一名多傕謂汝以我之方畧我之士衆觀之可勝郭汜否乎左右之左右讀曰佐佑助也

李傕自爲大司馬○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太守張超守雍丘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分兵東擊陳宮以其間收熟麥一年而布可破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憂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犇劉備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丘布見備甚尊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

集覽 鉅野括地志云鄆州有鉅野縣禹貢大野既豬蔡氏傳曰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是鉅即大也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兖州首事操初率義兵於陳留故以兖州爲首事河濟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定陶注見秦二世二年

質實 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張超東平人雍丘縣名注見桓帝延熹四年一統志云鉅野漢之縣名屬山陽郡晉屬高平國後罷隋復置屬東平郡唐置麟州治此尋廢州以縣屬鄆州五代周於此置濟州宋因之金徙州治任城縣省鉅野入鄆州元初爲濟寧路治後徙路治任城而此縣屬焉本朝因之改屬兖州府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關中注見漢王邦元年河內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

年兖州禹貢九州之一春秋時為魯國戰國屬楚秦為薛郡漢為魯國及泰山山陽郡地東漢為任城國山陽泰山郡地兼置兖州晉改為魯郡劉宋元嘉末復置兖州於瑕丘北齊改為任城郡隋罷郡為兖州大業初改為魯郡唐為兖州天宝初又為魯郡乾元初復為兖州後陞泰寧軍五代周復為州宋初復為泰寧軍重和初改為襲慶府金初為兖州復為泰寧軍又改泰定軍元初復為兖州隸濟寧路　本朝陞為兖州府屬山東道

六月將軍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以濟為驃騎將軍開府

李傕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叛去傕衆稍衰張濟自陝西至欲和傕汜遷衆輿櫬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汜傕許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謂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公忠故升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畧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傕由此單弱七月車駕東出夜到霸陵從者皆饑張濟賦給有差傕出屯池陽郭汜欲令帝幸高陵公卿召濟以為宜幸弘農議之不決帝遣使諭汜曰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幸新豐汜復謀脅帝還都鄠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

集覽 弘農郡名本河南郡弘農縣今陝州是池陽縣名屬馮翊括地志云故城在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高陵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南山注見文帝五年

質實 張濟武威祖厲人弘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六年陝賈詡武威人霸陵縣名注見文帝二年池陽漢之縣名屬左馮翊後魏徙咸陽郡治此後周省縣隋罷郡復置涇陽縣屬雍州唐屬鼎州尋復屬雍州宋金仍舊元省入高陵縣尋復置　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新豐縣名注見成帝鴻嘉元年鄠縣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

書法 書刼帝遷帝有之矣此其書迎帝何本帝意也故張濟得書將軍及追帝至陝則逆矣復削稱張濟而催汜不書姓

八月曹操圍雍丘張邈為其下所殺○冬十月以曹操為

兖州牧○十二月帝至弘農張濟與傕汜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

郭汜黨復謀脅乘輿西行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幸華陰將軍段煨具服御資儲欲上幸其營煨與楊定有隙定黨言煨欲反楊虎趙溫劉艾皆曰段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之帝疑之定將與奉承攻煨請帝為詔帝曰煨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詔邪固請弗聽奉等乃輒攻煨營不下煨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二意詔和解之定等還營李傕郭汜聞定攻煨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單騎亡走荊州張濟與奉承不相平乃復與傕汜合車駕遂幸弘農濟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棄御物符策典籍畧無所遺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共擊傕等大破之車駕發東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兵相連綴四十里至陝乃結營自守虎賁羽林不滿百人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楊虎以為河道險難乃使樂夜渡具船舉火為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御船同濟者楊虎以下纔數十人到大陽幸李樂營河南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上御牛車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群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乘輿至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帝又遣太僕韓融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百官歸宮人已而糧盡張楊來朝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彊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州域粗定兵彊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集覽 華陰地理志弘農郡有華陰縣括地志云華州華陰在華山北戰國魏陰晉也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漢高改華陰露次猶言露室也周禮掌次注次謂幄也曹陽晉灼曰亭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

名好陽括地志云在陝州桃林縣東南故白波帥故舊日也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因號白波賊去卑右賢王名虎賁注見平帝元始五年羽林注見昭帝元鳳元年砥柱注見成帝綏和二年孟津注見帝玄更始二年大陽正義曰大陽今陝州沔池縣是漢屬河東郡以討不庭左傳曰以王命討不庭注云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有不朝於王庭者則聲其罪以討之先之先悉薦反左傳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露次曹陽今按露猶暴露次猶止舍也左傳凡師再宿為信過信為次謂駐軍于野不居屋下也

質實

一統志云華陰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十七年陰晉東澗在河南府陝州西南七里一名七里澗又名石橋溝北流入河曹陽堰名在河南府陝州西南九里去東澗不遠陝縣名注見周顯王四十六年大陽津名在河南府陝州西北四里一名茅津又名陝津今置大陽關於此安邑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鄴都注見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正誤

露次曹陽今按露猶暴露次猶止舍也左傳凡師再宿為信過信為次謂駐軍

書法

書入李樂營則與書切遷者異矣

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

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周瑜自丹陽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於曲阿繇使太史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擊得慈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來赴於是解散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

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事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義校尉彭城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書專歸羨於昭策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劉繇將犇會稽許劭曰會稽富貴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知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

集覽 願助舅策之舅吳景太史慈太史復姓慈名也神亭地名子衡呂範字釋褠釋解也褠音溝單衣也單通作襌並音多寒反前書江充傳衣紗縠襌衣顏師古曰襌衣若今之朝服中單著袴褶著陟略反被服也褶音習袴褶騎服也子布張昭字豫壤豫州之境壤神亭今按在鎮江府丹陽縣界

質實 朱治安吉人太史慈黃縣人事物紀原云兜鍪胄也黃帝內傳所述蓋玄女請帝製之以備身也淮南子紀論訓曰有鍪甲而繼領以王天下者矣許慎注曰蓋三皇所以鍪頭者兜鍪帽也則是黃帝之制胄亦以古鍪頭之事耳故自古以兜鍪為首鎧之名

正誤 張紘廣陵人會稽郡名注見和帝永元元年許劭汝南平輿人孟德曹操字景升劉表字王朗東海人

劉繇攻豫章笮融走死以華歆為太守

初陶謙以笮融為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遂斷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人讀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每浴佛設食布席數十里費以巨億計及曹操擊破陶謙融乃將男女萬口走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走依彭城相薛禮於秣陵復殺禮又許殺豫章太守朱皓而領其郡劉繇討之融敗走死詔以華歆為太守

集覽 笮融三國志劉繇傳注笮音杜力反按姓苑音側格反斷以自入以秋楚威王埋金以鎮所督三城之糧斷而入已秣陵春吳都之改名建業晉改建康唐改昇州五代時齊王徐知誥改江寧府宋復名建康

正誤 斷以自入今按

斷音短猶截也

質實 下邳國名注見高帝六年 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 彭城國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一統志云秣陵秦之郡名即楚威王之金陵邑因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秦始皇以金陵有都邑之氣改曰秣陵屬鄣郡漢改鄣郡為丹陽郡武帝徙揚州刺史治此吳自京口徙都於此改為建業晉平吳改建業為秣陵尋分秣陵北為建業改業為鄴建興初改為建康東晉元帝復都此置丹陽郡宋齊梁陳因之隋平陳廢郡更於石頭城置蔣州唐武德初置揚州後復為蔣州又為揚州大都督府尋罷至德初置江寧郡乾元初改為昇州後廢復置五代時吳楊氏建大都督府尋改為金陵府又改為江寧府南唐李氏都之宋復為昇州仁宗時陞為江寧府建康軍節度高宗改為建康府建行都置行宮留守元至元中改為建康路元貞初立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天曆初又改為集慶路本朝因之改為應天府直隸京師 豫章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 華歆高唐人

孫策遣其將朱治據吳郡

丹陽都尉朱治逐吳郡太守許貢而據其郡貢南依山賊嚴白虎後策皆擊殺之 質實 吳郡注見建安五年 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

雍丘潰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

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彊力不相及耳洪時為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小人也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悞本州被侵郡將遣兵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區區微節無所獲申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洪呼將吏士民謂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皆垂

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煑筋角後無可復食者內厨有米三升以為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之將士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生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雖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為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集覽 子源臧洪字子源家語孔傾蓋者道行相遇輧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歌之義也戰國策曰中山君所傾蓋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注傾者卻不御也所以尊禮也前鄒陽傳諺曰傾蓋如故服虔曰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遘尨遘丁豆反遇也尨災難也行矣孔璋顏師古曰行矣猶今言好去也孔璋陳琳字策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委質推刃公羊傳定四年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何休曰一往一來曰推刃

質實 臧洪廣陵射陽人東郡注見光武建武八年陳琳廣陵射陽人陳容與臧洪同郡

發明 考之綱目是年正月書即拜袁紹為右將軍二月書李傕劫帝入其營四月書傕遷帝北塢十二月書傕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方是時也乘輿播越奔走荊棘中袁紹累兼台輔新受上將之命手握彊兵不能奉迎大駕而乃卻沮授之正議怵郭圖之邪說坐視朝廷傾覆畧弗之顧方且攻圍東郡求逞己私曾無奔問官守之意臧洪與紹本無怨隙徒以盡節郡將守志不屈而已觀其瞋目數紹之語深中其罪而紹不知自反何哉書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所以見其怙衆憑力執殺守臣而臧洪橫罹桀逆不失官守力屈見害之意皆森然著見於書法之間然則袁紹之罪可勝誅哉

劉虞故吏鮮于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之

公孫瓚既殺劉虞盡有幽州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衣冠善士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

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劉虞從事鮮于輔等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斬之烏桓峭王亦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隨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瓚軍屢敗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為圍塹十重築京高十丈為樓其上以鐵為門專與姬妾居疎遠賓客無所親信謀臣猛將稍稍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集覽 鮮于輔 鮮于復姓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於樂浪之朝鮮其子食采於于因氏鮮于 峭王 靈帝時烏桓大人遼東蘇僕延自稱峭王 中央不合大如礪 言燕趙之間不相合者其地大如砥礪之堅 易地 涿郡易縣之地易水出縣南安閭山東至文安入瀛括地志云易縣故城在幽州歸義縣東南隋置易州今屬大興府 樓櫓 櫓與櫓通城上守禦望樓也釋名櫓露也樓無覆屋曰櫓

正誤 中央 不合大如礪 今按如礪言其小也猶泰山若礪之意

質實 睚眦 注見周赧王五十六年 燕國 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幽州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鮑丘 未詳處所惟順天府境內有鮑丘河其水經源自禦夷北塞南流逕九莊嶺百餘里逕密雲戍又南左合道人溪水至通州米莊村合沽水經三河縣界入泃河未知是否明者鑑之 代郡 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郡 廣陽郡 名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幽州又廣陽縣乃漢初所置屬幽州齊省入薊縣故城在順天府良鄉縣東 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右北平郡名注同上年一統志云易漢之縣名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晉改為易城縣後魏屬上谷郡北齊省入鄭縣隋屬河間郡唐初於此置北義州貞觀初州廢後復置歸義縣屬幽州五代初置瓦橋關周為雄州宋置歸信縣政和中號州為易陽郡金陞為永定軍元復為雄州 本朝改州為縣省歸信縣入焉仍屬保定府

書法 書故吏何予義也是故鮮于輔以劉虞故吏書陳安以晉王保故將書麻秋張賀度以故趙將

書劉黑闥以竇建德故將書鞏廷美以湘陰故將書皆予之也終綱目書故吏一故將七唯故楚將利幾書反成都故將公師藩書寇為罪辭逆黨也

發明 故吏之書一以見虞之恩德在人未泯一則見輔等不忘故主之義皆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勸也歟

丙子

建安元年春二月脩雒陽宮

董承張楊欲以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張楊使董承先繕脩雒陽宮五月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雒陽奉等從詔

夏六月劉備與袁術戰於盱眙呂布襲取下邳備降於布遂與并兵擊術

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耿以軍糧布引軍東下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術戰又敗飢餓困蹙請降於布布亦忿術軍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并執擊術使屯小沛布自稱徐州牧

集覽 淮陰臨淮郡邑屬徐州今淮安州屬縣在淮水南故名淮陰云淮陰秦之縣名屬九江郡水經註云淮水東北經淮陰故城即此晉廣陵郡治淮陰東晉劉隗謝安皆於此屯兵始為重鎮元併入山陽縣故城在淮安府城西四十里

質實 盱眙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一統志

書法 袁術攻備爭徐州也不書書備與術戰何不予術之爭也不予其爭者不以領徐州累備也綱目於備多恕辭

秋七月帝還雒陽

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七月至雒陽張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楊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韓暹董承留宿衛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墻壁間州郡委輸不至尚

書即以下自出採稆或饑死墻壁間或為兵士所殺 集覽 委輸 注見高帝五年 採稆 稆通作穭亦作旅音呂光武紀嘉穀旅生注寄也不因播種而生 質實 野王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 梁國名注見景帝

三年

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銜駕旋軫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洪不得進議即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曰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寧必須衆賢以清王軌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語諸將共表操為鎮東將軍韓暹為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帝以暹楊有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 集覽 恣睢 注見秦二世二年 旋軫 軫車後橫木也旋軫猶言回轅 榛蕪 榛鋤臻反木叢生之貌蕪荒蔵也 王軌 軌謂法度也 死生契闊 詩擊鼓篇死生契闊與子成說注契闊勤苦也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契苦結反韓詩云契闊約束也孫奕示兒編曰契舊音挈非也當作契合之契說如字契合也闊離也謂死生離合與汝成誓言矣 正誤 以清王軌 今按王軌猶言王度王路大抵指王室而言 質實 許縣名注見後主建興十年許昌 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 通鑑前編云周襄王十七年狄人奉叔帶伐周王出奔鄭狄人立叔帶為王是時晉文公始返國敗楚師於城濮王告急于晉文公帥諸侯伐周而殺叔帶奉王歸周王賜文公為侯伯 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 事詳漢王邦二年 曹洪 操之從弟 董昭 濟陰定陶人

書法 於是董承潛召曹操操遂將兵詣京師既至罪狀韓張帝詔勿問而以操為司隸校尉則詔命矣不書詔以書自為何惡要君也

發明 綱目凡專國之臣於自進爵則必以自為書之是時操方入朝未有無君之心而書法遽已如此何哉夫慶賞刑威曰君作福作威惟辟操之此行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是皆出於天子之命耶抑皆出於操之所自為耶況操擁兵向闕脅制朝廷天子在其掌握則以自為司隸校尉書之夫豈過哉觀之荀彧之所謀槩以春秋誅心之法參諸綱目之所書而益信

曹操遷帝于許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

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下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埶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跂望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集覽 幸許幸巡幸也許在潁川括地志云故城在今許州許昌南三十里本漢許縣古許國也

正誤 跂望也去智切詩跂予望之跂望索隱曰跂音岐跂望猶言顒望也

質實 一統志云武平東漢縣名屬陳國晉屬梁國隋省之故城在開封府鹿邑縣東北又注見唐僖宗中和三年

書法 自書張濟迎帝東歸期年而後書帝還雒陽曾未改月而復書遷帝于許操之罪可勝誅哉故書之如郭汜

發明 春秋閔二年書齊人遷陽遷之者彊遷之也僖元年書邢遷于夷儀遷者自遷也建安初元之事前史皆以遷都許為文果如所言則天子自遷都許夫復何說而綱目於此乃大不然何哉蓋自董卓肇亂催汜交攻天子奔走荊棘間未聞曹操有勤王之舉今年車駕還洛陽操使入朝其謀固欲挾天子令諸侯而已初非真有翊扶帝室之心也夫洛邑宗廟所在不幸殘毀正當脩復經理使斯民復見漢官威儀之盛庶可少塞臣子救君父之責今乃棄其故居宮室移駕至許何哉故綱目書曹操遷帝于許則

其詞急而有專意況謂之遷帝則所遷者止於帝之一身而宗廟社稷皆棄不顧則漢帝至是亦寄生之君耳昔高祖開基綱目書帝西都洛陽繼書帝西都關中至光武中興則書朱鮪以洛陽降帝入都之其與遷帝于許而不以自遷為文者相去何止霄壤嗚呼使曹操不出於強遷而漢帝尚能為有無則當書操奉帝遷都于許矣吁

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戰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破斬之朗遁走策追擊大破之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白龍魚服困於豫且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集覽 查瀆地名屬會稽 白龍魚服困於豫且 李太白詩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為魚徒勞訴天帝士贇曰劉向說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家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豫且姓名也且七余反

浙江 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虞翻餘姚人一統志云查瀆在寧波府定海縣東北

質實

書法 前書遣其將據吳郡矣於是書取會稽繼又書襲廬江取之綱目於孫氏自是無取焉矣

冬十月曹操攻楊奉走之

車駕東遷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操征奉奉南犇袁術

以袁紹為太尉曹操為司空

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愬乃以紹為太尉紹恥班在曹操下辭不

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集覽 勤王 春秋僖二十四年天子出居于鄭明年秦伯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注勤納王也

書法 自衰帝正三公分職以尊董賢而太尉大司馬位司空上大將軍位又尊焉操既自為大將軍矣於是以紹不受太尉也懼以大將軍讓之而自為司空則讓也曷為亦貶書自綱目之法苟不出於上意一以自書之

發明 袁曹一體之人然紹為太尉則書曰以操為司空則書曰自者國政出於曹而不出於袁故也

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攸為軍師郭嘉為祭酒

操以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問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攸及潁川郭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辛評郭圖曰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行乎二人不寤嘉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酒

集覽 周公之下士下禮下之也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多端寡要多端多謀也寡要少得其至要也祭酒胡廣曰官名祭酒者在位之元長也古者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先舉酒祭地故以祭酒為稱舊說以為示有先也

正誤 多端寡要好謀無決今按多端言事緒多也

書法 侍中尚書令非司空屬也曷為書曹操以為祭酒或操謀主也雖為漢臣直操之私人而已矣特書曹操以交罪之

以孔融為將作大匠

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高談清教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疎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顧附也所在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

公卿及清儁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座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託彊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及夏戰士餘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乃斾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譚既破融威惠甚著其後信任群小肆志奢淫聲望遂衰

集覽 隱几隱去聲依凭也几案屬古者坐必設几所以依凭之具然非尊者不之設所以示優寵也

質實 北海郡名注見桓帝永康元年青州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蒙山一名東山未知是否明者察之 鄭玄北海高密人 東山未詳處所惟將作大匠官名注見桓帝延熹二年

書法 再書以何殊融於彧也不再書以則融亦操之私人矣是故殊王襲於梁冀則再書以順帝永和元年殊孔融於荀彧則再書以綱目賢邪之辨嚴矣哉

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屍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軍仰桑椹袁術取給蒲蠃棄秭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秭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質實 任峻中牟人 許下注見建安十三年

集覽 屍解言如衆屍之解散

書法 操所以成霸業者也故屯田許下則書開芍陂屯田則書

發明 兵以食為本民以食為天是時諸軍並起率乏糧穀惟操用棗秭之策或足食之功故綱目書此以予之也

呂布復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為豫州牧遣東屯沛

袁術畏呂布乃為子求婚布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攻劉備備求救於布布曰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馳往赴之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靈等乃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

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杖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袁渙茂才至是為布所留使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之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識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集覽 杖信 杖上聲左傳襄八年杖莫如信注人之可倚杖者莫如誠信

質實 豫州 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紀靈 汝南人 袁渙 陳郡人 沛 郡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

書法 於是袁術攻備布救卻之不書書復攻備何惡反覆也走書歸許特書詔以綱目於備多予辭惟其正而已矣史書備走歸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

發明 分注載呂布救備之事而綱目止書布攻備者布反覆小人不予其救也分注述備歸曹操而綱目乃書歸許者言歸許則見其歸天子也分注述操以備為豫州牧而綱目乃書詔以為豫州牧者言詔則見出於朝廷而非操所得用也惟昭烈有存漢之心綱目有予昭烈之意故其書法如此後此四年書詔備將兵邀袁術其義亦然

張濟攻穰城敗死族子繡以其衆歸荊州

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攻穰城中流矢死荊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吾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皆歸心焉濟族子繡代領其衆屯宛初帝既出長安賈詡往依段煨至是歸繡說繡使附劉表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

質實 張繡 武威祖厲人 穰城 注見周赧王十四年 宛 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

劉表立學校作雅樂

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境內無事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命故雅樂郎杜夔作雅樂欲庭觀之夔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杜襲繁欽避亂荊州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耳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於操衡罵辱操操怒口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左右譖之表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後衡衆辱祖祖殺之

集覽 合樂 記月令季春大合樂注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 數見奇 見形甸反頻數以奇才見示 人禰衡 平原般人 杜夔 河南人帝天監元年 杜襲 潁川定陵

質實 書法 書學校雅樂何譏也立學校作雅樂則何譏帝室將傾不能出兵匡國而方從事禮文之事若平世然可謂不知務矣綱目書立學皆美也唯鴻都門學劉表學校及宋四學為譏辭

發明 立學校作雅樂美事也書劉表作此亦予之乎曰非也是時權臣擅命宗國阽危表兵強地廣不能乘時奮發掃除亂畧而所為乃爾書非美之正以譏其緩於勤王不知時務云耳

丁丑

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張繡降之繡叛襲操殺其子昂

曹操討張繡軍于淯水繡舉衆降操納張濟之妻繡恨之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諸軍大亂平虜校尉于禁獨整衆而還道逢青州兵劫掠人禁數其罪而擊之青州兵走詣操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或謂禁宜促請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且陳其狀操曰淯水之難吾猶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封益壽亭侯

集覽 淯水 注見帝玄更始二年淯陽 **質實** 于禁 泰山人壽亭疑是縣名未詳沿革

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体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人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顯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之寒衣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此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冦布為之援北深害也或亦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柰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今若撫以恩德遣使建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集覽 不拘科制使不拘泥科條制度得便宜從事

質實 郭嘉潁川陽翟人韓遂金城入馬騰扶風人鍾繇潁川長社人

袁術稱帝殺故兗州刺史金尚

袁術以讖言代漢者尚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議稱尊號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曰孤以上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強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

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湯武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無或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況效尤而甚焉者乎忠言逆耳駮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料策必與己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策遂絕之至是僭號於壽春自稱仲家置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少與術遊術質其子而以書召之珪答書曰足下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金尚為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集覽 當塗高公路之義也蓋袁術字公路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黃土色赤火色德運五德之運也袁術自謂本舜之後舜有土德今我以土代漢火五運之次敘也按劉向五紀論曰庖羲氏繼天而王為百王先始受木德共工氏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神農以火承木故為炎帝黃帝以土代火故為土德少昊土生金故為金德顓頊金生水故為水德此五行之運一周矣帝嚳以水生木故為木德堯以木生火故為火德堯禪舜火生土故為土德舜禪禹土生金故為金德湯放桀以金生水故為水德此五行之運再一周矣效尤而甚焉者效學尤過也謂彼作過而我效之也左傳僖二十四年太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仲家號其國曰仲

正誤 當塗高今按當塗高乃曹魏之讖周禮象魏闕名蓋闕中通門為道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故謂之象魏袁術字公路術亦邑中道近於當塗之義故誤認為己兆也

質實 張範脩武人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

書法 先是詔以尚刺究州操逆擊走之則未上也書故官何予節也是故金尚雖未上而見殺書故刺史呂範雖印綬未下而卒書大司馬皆予賢也

發明 袁術僭逆金尚能不為所汙故書殺書官於術稱帝之下所以予其死節也

三月以袁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書法 前書即拜紹為右將軍繼書以紹為太尉於是又書以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與書自為者亦異矣然則予之歟譏也其譏何紹不勤王綱目歷書其恩數所以愧之也

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湯武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無或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況效尤而甚焉者乎忠言逆耳駮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策遂絕之至是僭號於壽春自稱仲家置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少與術遊術質其子而以書召之珪答書曰足下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金尚為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集覽 當塗高公路之義也蓋袁術字公路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黃土色赤火色德運五德之運也袁術自謂本舜之後舜有土德今我以土代漢火五運之次敘也按劉向五紀論曰庖羲氏繼天而王為百王先始受木德共工氏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神農以火承木故為炎帝黃帝以土代火故為土德少昊土生金故為金德顓頊金生水故為水德此五行之運一周矣帝嚳以水生木故為木德堯以木生火故為火德堯禪舜火生土故為土德舜禪禹土生金故為金德湯放桀以金生水故為水德此五行之運再一周矣故尤而甚焉者效尤學尤過也謂彼作過而我效之也左傳僖二十四年尤而效之罪又甚焉

作家 號其國曰仲禮象魏闕名蓋闕中通門為道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故謂之象魏袁術字公路術亦邑中道近於當塗之義故誤認為已兆也

質實 張範脩武人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

書法 先是詔以尚刺究州操逆擊走之則未上也書刺史呂範雖印綬未下而卒書大司馬皆予賢也

發明 袁術僭逆金尚能不為所汙故書殺書官於術稱帝之下所以予其死節也

三月以袁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書法 前書即拜紹為右將軍繼書以紹為太尉於是又書以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與書自為者亦異矣然則予之歟譏也其譏何紹不勤王綱目歷書其恩數所以愧之也

○夏五月蝗○以呂布爲左將軍布擊袁術兵破之

考異

按術僭號當書布討袁術破其兵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爲難未已性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賛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昏械送其使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衆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爲婦所賣耳登不爲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勲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懼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埶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援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爲國除害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從布進軍暹奉兵同時呼呼並到勲營勲等散走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泰山賊帥臧霸破莒得其資實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曰將軍威名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邪布不從霸等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百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布後疎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奪其兵以與續當戰則復令順將順亦終無恨意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集覽 破莒 莒縣在齊地今莒州是春秋莒子國也決易性不定也

正誤 布性決易 今按決易猶言決意變易不復致思也

質實 一統志云莒漢之縣名爲城陽國治東漢屬琅邪國魏於莒縣置城陽郡晉及後魏以縣屬東莞郡北齊屬東安郡後周置莒州隋罷州以縣屬琅邪郡唐置莒州後罷宋以縣屬密州金改置莒州治莒縣元仍舊國朝省莒縣入焉仍屬青州府 廣陵 郡名注見武帝元朔

五年淮南累卵之危說苑晉荀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加九卵於上靈公曰危哉息曰不危公造九層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亦甚危矣公遂止

書法 術稱帝國賊也曷為不書討不以討予布也布則曷為不以討予之布非知大義者也微陳珪則布亦冠婚媾矣

袁術遣盜殺陳王寵

初陳王寵有勇善射黃巾賊起寵治兵自守國人畏之不敢離叛國相駱俊素有威恩鄰郡人多歸之有衆十餘萬袁術求糧俊拒絕之術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

質實 陳國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

以孫策為會稽太守討袁術○秋九月曹操擊袁術走破之

考異 擊亦當作討走破當從提要作破走

曹操東征袁術術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拒操操擊軻之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

質實 沛國注見成帝河平二年沛

書法 以者何上命也故策得書討然則操書擊何操漢賊也以賊擊賊而已矣一袁術也策書討操書擊綱目之權衡審矣

下故太尉楊彪獄尋赦出之

楊彪與袁術昏姻曹操惡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乎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融與荀彧皆屬寵勿加考掠寵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白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脚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集覽 許令滿寵潁川郡許縣之令長姓滿名寵風俗通曰荊蠻有瞞氏音舛變為滿耳

質實 滿寵山陽昌邑人許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許昌

以金尚子瑋爲郎中

馬日磾喪至京師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聖上哀矜未忍追棄不宜加禮朝廷從之尚喪至詔百官弔祭拜其子瑋爲郎中

集覽 秉髦節之使事在興平元年

書法 拜官未有書某子者書金尚子何弔節也是故譏其私則初書馬惠子桓帝末興二年弔其節則瑋書金尚子本其功則朗書鄧文孫晉初癸巳年皆綱目之特筆也

發明 若曰以金瑋爲郎中豈不言簡而意足然必曰金尚子瑋者所以褒死節之誼故特表而出之爲世勸也

劉備誘楊奉殺之

韓暹楊奉寇掠徐揚間劉備誘奉斬之暹與郭汜胡才皆爲人所殺李樂病死

發明 楊奉宜書誅而不書者誘而殺之不得爲天討也

戊寅

三年春曹操復擊張繡

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埶必乖離不如緩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埶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

統志云荀攸潁川潁陰人或之弟穰縣名注見周赧王十四年

質實 一統

夏四月詔將軍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曹操引兵還五月劉表救張繡操擊破之繡復追敗操軍

初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溼雜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托詔書號令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操者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操從奇兵夾攻大破之他日或問其故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

繡不聽敗還詡登城謂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卒而公言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集覽 埤涇埤部靡反下也涇古濕字春秋國語曰松柏之木不生埤涇安衆索隱曰南陽郡有安衆縣

質實 一統志云安衆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晉改安昌縣屬義陽郡南北朝廢為穰縣北鄉地金初置陽管鎮後始置鎮平縣屬中州元屬南陽府本朝初省入南陽縣尋復置改屬南陽府故城在府城西南三十里漢劉崇封邑即此鄧城縣名注見周烈王六年鄧

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九月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埶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東其初叛衆心未一徙可破也操曰善比行泰山屯帥臧霸等皆附於布操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累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欲降陳宮曰曹公遠來埶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宮與高順素不和必不同心共守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為將軍妻哉布乃止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遙為之埶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圍下邳久疲散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十二月布將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登白門

樓兵圖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請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操謂宮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亡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召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張遼臧霸等皆降初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及兗州亂翕暉皆叛亡命投霸操語備令霸送二首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遠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以翕暉為太守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

集覽 梁注見景帝三年雎陽彭城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蹙著蹙子六反迫也著陟畧反置也公臺陳宮字別將睢固別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曰北左傳文十六年楚侵庸七遇皆北注遇接戰也軍走曰北列子力命篇管仲曰吾嘗三機三北沂泗說文沂水出東海費縣東西入泗酈道元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過下邳入泗泗水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白門徐州城門名陳后山詩只有青樓與白門事丁建陽董太師建陽丁原字也呂布先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原甚見親待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因愛信之誓為父子後王允誅卓使布為內應布遂刺殺卓頷之索隱曰頷之謂首肯也杜預曰搖頭也

正誤 睢固今按王篇胥規切者人姓其音携者目深惡貌集覽第二十二卷睢遂息為切與胥規切同音頷之今按搖頭不肯也與首肯正相反當以前說為是

質實 從橫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張遼馬邑人泰山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淮水名注見後主延興二年下邳國名注見高帝六年沂水源發兗州府曲阜縣東南五十里尼山之麓西流入泗水論語浴乎沂即此又沂州東南亦有沂水其源發自青州府沂水縣東南流至沂州與枋水合禹貢淮沂其乂是也

以劉備為左將軍

備從操還許操表以為左將軍禮之愈重

以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

孫策遣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以紘爲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爲居巢長臨淮魯肅爲東城長瑜肅知術無成棄官渡江從策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謂曰爾昔襲孤所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汝勿恐怖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會劉繇卒於豫章揚州士衆萬餘人欲奉華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謝遣之其衆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之謂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果如期而慈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僮芝自擅廬陵番陽別立宗部海昏上繚不受發召子魚但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集覽 陵陽宣城郡屬縣晉成帝時改廣陽縣今寧國有宣城縣有陵陽山一峯爲疊嶂樓一峯爲譙樓一峯爲景德寺賊曹除署爲門下賊曹以主盜賊之事讖神亭時讖音志記也興平二年策攻劉繇於曲阿時慈爲繇將遇策於神亭二人前鬬會兵赴而解散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劉牧謂劉繇也繇先爲揚州刺史廬江隸焉興平二年袁術使孫策攻廬江故劉繇往嘗責讓策也盡在公路許先孫堅有兵數千爲袁術所并後以餘兵千餘人還策故云盡在公路許按許猶言處也晉山簡傳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又杜甫詩何許一黃鸝一以意許知已一專壹也以其意自許知已之交則雖死不負僮芝姓名也廬陵東漢置廬陵郡三國吳置安成郡隋改安福縣後又改廬陵郡唐改吉州宗部宗帥部曲也

正誤

海昏上繚今按海昏上繚二縣名屬豫章郡水經註繚作僚音同

名為會稽郡治所東漢末建中置吳郡治此晉宋齊因之陳於縣置吳州隋唐屬蘇州宋為平江府治元仍舊國朝因之改為蘇州治所仍屬焉

質實

一統志云吳秦之縣世二年臨淮郡名注見秦二居巢縣名注見秦二東城漢之縣名屬九江郡即秦之曲陽縣也東漢為西曲陽縣晉屬淮南郡梁改曰豐城縣置定遠郡尋改郡曰廣安縣曰定遠南齊改廣安曰大安郡隋罷郡改縣曰臨濠唐初復為定遠縣宋元仍舊　本朝因之屬鳳陽府陵陽漢之縣名屬丹陽郡梁改為石埭縣三國吳置石埭場梁因置石埭縣以有兩石橫亘溪上如埭故名隋省入南郡唐復置宋元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池州府于魚華歆表字廬陵漢之縣名屬豫章郡東漢末孫策於縣置廬陵郡晉徙郡治石陽縣隋廢郡置吉州改石陽於廬陵縣唐末淳初州徙今治縣亦隨徙宋元仍舊　本朝因之為吉安府治所仍屬焉番陽秦之縣名屬九江郡以在鄱水之北故名漢屬豫章郡吳以後屬鄱陽郡隋唐宋饒州治此元仍舊　本朝因之為饒州府治所仍屬焉海昏漢之縣名屬豫章郡東漢置建昌縣晉以海昏縣省入仍屬豫章隋屬洪州唐初於縣置南昌州尋廢州以縣仍屬洪州宋屬南康軍元陞為建昌州　本朝仍改為縣屬南康府上繚漢之縣名屬豫章郡晉初廢之故縣址在南康府城東北七十里于義太史慈表字

書法

前書以為會稽太守討袁術矣此書以為討逆將軍果予策以討賊乎再命討術而未聞出一兵殺一賊書所以愧之也綱目於孫氏自堅以後無取焉

袁紹攻公孫瓚圍之

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欲與釋憾連和瓚不荅而增脩守備紹於是大興兵以攻瓚先是瓚別將有為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知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瓚衆日蹙

發明

劉虞擊瓚則書討袁紹擊瓚則書攻者紹私自封殖務相併吞其實亦一瓚耳豈得與受其節度仗義攻討者比而同之哉

己卯

四年春三月瓚自焚死

黑山帥張燕率兵救瓚瓚密使人齎書使起火為應瓚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為地道穿其樓下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瓚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

集覽 黑山帥張燕 黑山賊號張燕即褚飛燕 稍至京中 公孫瓚臨易河築京以自固稍至京中謂地道稍漸穿入京城中也

正誤 京中 今按說文京人所為絕高丘也先是瓚築京高十丈以居京中即其中也

質實 一統志云京中即易京城中也在保定府雄縣境南臨易水漢公孫瓚據幽州有童謠云燕南畿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京地當之迺築城以自固脩營壘樓觀積穀於中尋為袁紹所破

詔漁陽太守鮮于輔都督幽州

漁陽田豫說太守鮮于輔曰曹氏奉天子以令諸侯然能定天下宜早從之輔乃率其衆以奉王命詔以輔為建忠將軍都督幽州六郡

質實 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袁紹承制以烏桓蹋頓為單于

初烏桓王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袁紹攻公孫瓚蹋頓助之紹承制皆賜以單于印綬又以閻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其後諸部奉樓班為單于以蹋頓為王然蹋頓猶秉計策

以董承為車騎將軍○夏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

術既稱帝淫侈滋甚膳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自下饑困莫之收卹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犇其部曲陳簡復為簡所拒士卒散走不知所為乃遣使歸帝號於袁譚譚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邀之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此乎因憤慨嘔血死術從弟胤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與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

集覽 皖城 皖音合版反春秋時皖國故城

在皖山南百里郡縣志云漢廬江郡統縣十二皖城其一也唐改舒州宋陞安慶府今新城南濱大江西北去故城百二十里

質實

下邳國名注見高帝六年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四年廣陵郡名注見景帝四年一統志云皖城古年淮南國廬江郡郡名春秋時為皖國漢為皖縣屬廬江郡三國吳為皖城縣東晉改為懷寧縣隋熙州唐舒州皆治於此宋元仍舊　國朝因之改為安慶府治所仍屬焉故城在縣皖水之北吳孫權克皖城即此

書法

詔者何上命也備之歸許也史稱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綱目則書詔以其從操擊布而歸也史稱操表為左將軍綱目則止書以其邀袁術也史稱操遣備綱目則書詔所以殊備於操也殊備於操者全備也故曰綱目於劉備多恕辭

秋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

袁紹益驕貢御稀簡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遣使獻捷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脩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彊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尔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生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在於持守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紹乃分授所統使與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許下諸將聞紹南兵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土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豐剛而犯上攸貪而不治配專而無謀紀果而自用此數

人者執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集覽 黎陽注見成帝綏和二年廟勝之策注見宣帝神爵元年河上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正義曰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官渡在河南滎陽縣東南二十里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之界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是官渡即此

質實 一統志云顏良新河人許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臧霸泰山華武王名發文王之子聞商紂無道斲喪忠良乃遣兵伐之紂兵戰敗紂走於鹿臺之上衣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諸侯尊武王為天子是為西周之太祖許下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臧霸泰山華人官渡城名在開封府中牟縣北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口即此

冬十一月張繡來降

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先與曹為讐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其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十一月繡率衆降操執手歡宴拜揚武將軍表詡為執金吾

復置鹽官徙司隸校尉治弘農

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楊阜詣許阜還諸將問袁曹勝敗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強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操使御史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

值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復從

安邑人

質實 楊阜天水冀人 衛覬

劉表遣從事中郎韓嵩詣許

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韓嵩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徇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君為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下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為負嵩表強之至許詔拜嵩侍郎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為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

集覽 聖達節次守節注見靈帝中平四年

質實 零陵郡名注見晉武帝大康元年

書法 書詣許何非朝貢也表於綱目僅於再書書其恩命及立學校作雅樂而已不聞其有勸王之舉也今者遣嵩徒使窺朝廷耳書曰遣詣許罪表也然嵩之歸也盛稱朝廷勸遣侍子可謂知大義者矣故特書官

發明 是時袁曹方相持未決而鑾駕在許表兵強地廣非惟不能擇所宜從且昧於朝宗之義故綱目於此不書遣嵩入朝則見其有無君之心而書遣嵩詣許則見其有顧望觀釁之意然則表之罪可勝誅哉若夫韓嵩特書其官者蓋美嵩能盡使人之職知君臣之義不失官守而非以是予表也嗚呼微矣

孫策襲廬江取之狥豫章太守華歆降

廬江太守劉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彊偽卑辭以事勳請出兵以為外援劉曄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皆逃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昏策乃與周瑜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撫視之及其部曲三萬餘人攻勳破之勳北歸許策收其餘兵得二千餘人及船千艘遂進擊祖劉表遣將來救策與戰大破之獲船六千艘策盛兵將狗豫章屯于椒丘謂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前定劉楊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明日日中迎檄不至者與君辭矣歆乃夜作檄明旦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荀彧迎策策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雅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孫盛曰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節撓心交臂位奪節墮咎孰大焉○功曹魏騰忤策意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造江南其寧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集覽 石城注見晉成帝咸康五年又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豫章左傳昭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杜預曰定二年楚人伐吳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四年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此時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又江州圖經云豫章當在尋陽之北按古尋陽亦在江北即蘭城也高帝六年分淮南十八縣置豫章郡今江州治也漢末豫章入吳又徙治南昌隋唐改洪州宋陸隆興府椒丘前書司馬相如傳出乎椒丘之闕郭璞曰椒丘丘名索隱曰按兩山俱起象雙闕故云椒丘之闕離騷經馳椒丘且焉止息鄙郡故王府君虞翻會稽人自謙稱其郡曰鄙郡也故王

府君謂前會稽太守王朗也元年孫策擊朗降之之譚譚與談通莊子曰何不譚我於王劉揚州揚州刺史劉繇也葛巾葛絺給草也可以為布後書郭泰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號曰林宗巾注巾以葛為之其形如帽居士野人所服無夷皓韜邈之風夷謂伯夷皓謂四皓言無此輩韜光隱晦之遺風失王臣匪躬之節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伊川傳曰中正之人為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志在濟君於蹇難之中其艱蹇至甚故為蹇蹇於蹇也其蹇蹇者非為身之故撓心交臂本作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注撓女教反屈也

正誤 撓心交臂今按此本三國志華歆傳注文交臂猶言手相接也莊子交一臂而失之言華歆為虞翻所說枉撓其心而與孫策相見相接也

質實 一統志云劉曄淮南壽春人豫章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椒丘地名在南昌府城北一百四十里漢末孫策築城于此號椒丘城

曹操復屯官渡○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

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為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備謂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質實 劉岱牟平人繇之弟也

書法 紹嘗南兵矣不書書曹操進軍及書紹進軍黎陽則書攻不書討討賊義重綱目重以予人也必若劉備然後可以書討矣

發明 自曹操刼遷天子以來天下已非漢有董承以元舅之尊親承密詔與昭烈謀誅操而不克故昭烈在徐因遂起兵然前史未有書其討操者獨范史載董承等受密詔誅操其立義頗精然不言昭烈討操之舉至陳壽志魏反謂董承等謀反伏誅其謬妄無理莫甚於此及其志蜀始於昭烈稱漢中王之下錄其與董承等同謀誅操之語此則實事難泯不可得而曲說者也綱目於此特筆起義其曰起兵徐州討曹操者正所以扶三綱立人極誅亂臣賊子於千百載之下使古今大義無時而不明要使逆亂之

徒終無以自立於天下其無世教也大矣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庚辰

五年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

董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呼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犇青州歸袁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亡卒稍歸之

六年青州注見桓帝永康元年

質實 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國下邳郡名注見高帝

鄴縣名注見晉懷帝永嘉六年

書法 董承與備同謀誅操事泄被殺則曷為不書故書殺書故是以討賊與承矣其不以討賊予承何也操之入承為之

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待之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紹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財與之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紹遣顏良攻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四月操攻白馬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執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分兵西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將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

有難衆弗可還紹不從授臨齊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擒之紹軍奪氣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報操操義之及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操還軍官渡閻柔遣使詣操操以柔為烏桓校尉鮮于輔來見操以為度遼將軍還鎮幽土

質實 一統志云白馬漢之縣名屬東郡本春秋衛之曹邑三國魏廢之故址在大名府城南二百三十里滑縣治南又注見高帝三年白馬津延津在大名府滑縣境臨河廢縣東北二十里趙石勒伐劉曜至河渚不得渡時流澌下因風結冰濟訖冰泮勒自以為得天助因號曰靈昌津又有湖周十里曰靈昌湖幽土謂幽州之土地也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

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

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篁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留與張昭共掌衆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集覽 三江之固禹貢三江既入蔡氏集傳載蘇氏所謂三江恐是又呂誨奏劄云據三江之口三巴二廣水陸數十路沿泝上下舟車所聚之處孝廉為句時郡察孝廉州舉茂才漢以孫策遠脩職貢遣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孫氏兄弟惟中弟孝廉故張昭稱為

孝廉吳郡周為吳國封泰伯於此今蘇州是也正義曰東漢以浙西為吳郡陳為吳州隋改蘇州宋陞平江府

質實 一統志云吳郡本周泰伯仲雍始居之地武王封仲雍後於此為吳國自闔閭已後並都焉戰國時屬越後屬楚秦置會稽郡治此漢初因之尋改屬江都東漢始分此為吳郡三國屬吳晉宋齊梁皆為吳郡隋初改為蘇州後改為吳州唐初復為蘇州後又改吳郡南唐陞為中吳軍宋初為平江軍後改平江府元改為平江路 國朝改為蘇州府直隸京師張昭彭城人吳越二國名吳注見吳郡越注見和帝永元元年會稽郡三江在蘇州府崑山縣南九里唐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謂范蠡乘舟出三江口即此巴丘山名注見建安十五年

秋袁紹遣劉備畧汝潁曹操擊走之備復以紹兵至汝南

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陽安都尉李通急錄戶調朝陵長趙儼以書與荀彧曰今陽安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中守節在險不貳以為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縣絹何以勸善彧即白操悉以縣絹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時操制新科下州郡頗增嚴峻而調綿絹方急長廣太守何夔言於操曰先王辨九服之職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此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乃可齊之以法也操從之劉備畧汝潁之間操使曹仁擊破走之盡復故諸叛縣備還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復至汝南操遣將擊之為備所殺

集覽 陽安郡名今簡州是在成都路三國志陽安關口是也九服之賦禮秋官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注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壹來貢又九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三典之刑禮秋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正誤 陽安都尉今按簡州雖亦名陽安時屬劉璋非曹操所及此乃汝南陽安也集覽殊誤後漢書郡國志汝南郡陽安註云獻帝初平三年分二縣置陽安都尉朗陵亦汝南縣分屬陽安故下文朗陵長云云也

質實 一統志云陽安古江國地名漢置陽安縣屬汝南郡晉省之故城在汝寧府息縣西南一十里朗陵縣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趙儼陽翟人長廣漢之郡名治長廣縣北齊省之故城在登州府萊陽縣東五十里何夔陳郡人

書法 備嘗書討操矣是亦敵操也曷為書畧書至如常辭非義討也其非義討何紹遣之也綱目惡紹故汝南之戰備殺操將不書

九月朔日食○袁紹攻曹操於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出兵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土山為地道攻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多叛操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埶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埶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埶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守尾犇命破之必矣紹皆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操聞其來跣足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可支二月為之柰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

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請先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復譖張郃郃遂與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為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操與之有舊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冀州城邑多降於操紹走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蔣義渠營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號令衆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而恚吾不望生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集覽 陽武注見秦始皇二十九年高櫓城上白露屋名之曰櫓又戰陣高巢車亦謂之櫓 攸家許攸之家人子卿許攸字攸市史記漢高功臣侯年表故市索隱曰縣名屬河南烏巢今睢州有巢亭屬河南或云此即古烏巢也

質實 滎陽縣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成皐縣名注同上年許縣名注見後主建興十年張郃河間鄚人許攸汝南平輿人

發明 袁紹移檄州郡數操罪惡綱目何不以討操書之蓋紹素無勤王之心其實不過亦欲為操所為耳豈能翊戴帝室為漢氏之純臣耶使操無成固不能以篡漢紹而有成是亦一操而已君子豈得過予之哉

有星孛于大梁

質實 大梁注見漢隱帝乾祐元年分野有災

○以劉馥為揚州刺史

廬江梅乾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曹操表馥刺揚州時揚州獨有九江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招懷乾等恩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陂堨官民有畜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以備守戰之備

集覽 興陂堨 陂堰也堨亦堰屬壅堨水也時興治芍陂茹陂吳塘等諸堨

廬江 郡名注見漢景帝四年 春九江 郡名注同上年 合肥 縣名注見靈帝中平五年 揚州 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

質實 劉馥 沛人

以孫權為討虜將軍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魯肅將北還問瑜止之因薦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麤疎權益貴重之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間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

集覽 麤疎 麤狠疎率也顏師古曰猶言忽畧也 **質實** 駱統 會稽人

覽 去聲亦合也合音閤書序盤庚三篇合為一是已 并合 并會

劉表攻長沙零陵桂陽皆下之

劉表攻長沙零陵桂陽皆平之於是表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焉

質實 長沙 郡名注見興平元年 零陵 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 桂陽 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

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從事趙韙作亂

張魯以劉璋闇懦遂據漢中初南陽三輔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劉焉悉收以為兵璋性寬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趙韙素得人心因士民之怨遂作亂攻璋賂荊州與連和蜀郡廣漢犍為皆應之

集

覽 東州人謂南陽郡及三輔流民 質實 廣漢郡名注見成帝鴻嘉三年 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犍為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

六年春三月朔日食○夏四月曹操擊袁紹倉亭破之 考異 提要亭下有軍字 攄分注合從提要

曹操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

秋九月擊劉備於汝南備奔荊州 考異 擊字上當有操字

操擊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悴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集覽 髀肉 髀補弭反股骨也股外曰髀 質實 汝南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 新野縣名注見平帝元始四年

趙韙圍成都敗死

韙既敗死其黨巴郡太守龐羲欲為亂遣吏程祁宣旨於其父漢昌令畿不得羲怒使人謂畿曰不從太守禍將及家畿曰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今雖羮祁以賜畿畿啜之矣羲乃止 集覽 漢昌令畿 漢昌縣屬巴郡畿祁之父名也為漢昌縣令不得為句猶言不從 樂羊食子 韓非子曰魏文侯遣樂羊攻中山時羊有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羮羊啜之攻拔中山 質實 一統志云漢昌東漢之縣名屬巴郡晉析置蒼溪縣屬巴西郡劉宋併蒼溪入漢昌隋復改漢昌為蒼溪唐宋元俱仍舊 國朝因之改屬保寧府 巴郡 注見建安十九年 樂羊子 戰國魏人文侯時為將伐中山克之封於靈壽子孫因家焉樂毅其後也

張魯取巴郡詔以魯為漢寧太守

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為之請禱實無益於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

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回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實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埶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

三省也禮秋官司刺掌三宥之法祭酒為治祭酒非官名蓋一坐之元長也古者賓客初得主人饌則長者一人先舉酒以祭地今稱祭酒者相尊敬之詞也桓文齊桓公晉文公皆春秋時賢君糾合諸侯尊周室治彊楚天下諸侯皆尊之以為霸主其降王者止一等耳

集覽 三原 猶言

更始時為張掖郡都尉後更始敗融遂據有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光武即位融入見詔為涼州牧後封安豐侯

質實 漢寧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實融平陵人漢更始拜為鉅鹿太守融以東方尚擾求為張掖屬國都尉撫輯雄傑遂據河西光武即位決策歸漢授涼州牧後從征隗囂以功封安豐侯

壬午

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袁紹憙憤發病嘔血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為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兎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於是以熙為幽州刺史甥高幹為并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

質實 黎陽縣名注見成帝綏和二年

發明 紹既敗亡初不足道然必書幼子襲州長子出屯者所以為後世廢長立幼之戒且以見譚尚交攻之由耳

袁尚遣郭援高幹狗河東鍾繇擊破之斬援

尚遣其將郭援高幹共攻河東發使與馬騰等連兵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援攻之急父老約援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既而以兵刼之欲使為將逵不動左右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吏民皆乘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乃因之壺關有祝公道者夜盜出之操使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拔而援至繇使張既說馬騰為言利害騰疑未決傅幹說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埶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衆盛欲釋平陽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未半繇擊破之南單于亦降援繇之甥也校尉龐德斬之繇見其頭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國之賊也何謝之有

集覽 河東漢河東郡即晉陽也今蒲州是括地志云故城在今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絳漢屬河東郡史記晉世家獻公八年城聚都之命曰絳左傳莊二十六年晉士蔿城絳杜預曰今平陽絳邑縣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遷於新田亦號絳邑壺關縣屬上黨按上黨今潞州是渡汾汾水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質實 一統志云河東秦之郡名治蒲坂縣漢因之後魏兼置秦州後周改為蒲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河東郡治河東縣唐改蒲州屬河東道開元中改河中府陞為中都尋復為蒲州天寶初改河東郡乾元初復為蒲州尋改河中府五代梁置護國軍節度宋仍舊屬陝西路今為蒲州天德初復為河中府屬河東南路元因之 國朝復為蒲州以河東縣省入仍屬平陽府絳漢之縣名屬河東郡周勃受封絳侯即此晉屬平陽郡後魏置南絳縣及南絳郡後周廢郡改為絳縣因縣有絳山故名隋屬絳州唐改屬澮州後仍屬絳州宋金元仍舊 國朝因之屬平陽府壺關漢初縣名屬上黨郡後移郡治此後魏移縣治潁陽岡隋分置上黨縣大業初省入上黨唐初復置壺關於高望堡貞觀中又移治清流川即今治宋金元仍舊 國朝因之屬潞州平陽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賈逵襄陽人

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群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楊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煑海境內富饒有何偪迫而欲送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盡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為句質並如字讀注見周顗王四十一年質焉伯符孫策表字

正誤 送質今按質當音致

郡名注見晉武帝大康元年交廣荊揚二州名荊注見建安十三年南郡揚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

質實 南海

書法 書操責何非為漢也書不受命蓋予之

集覽 任子猶言質子也送質句絕下又質一入

發明 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

曹操劫遷天子斷喪王室篡勢已成乃欲越江漢而責人難矣綱目書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其與春秋書宣公平莒及郯莒人不肯異事而同意是皆以彊大不能行之於弱小者也書法若此所以戒後人當先自治其本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而已若操何足以知此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而還譚攻尚不克

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追至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譚別駕王脩自青州來救譚欲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

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

集覽 莫適適音的注見桓帝元嘉元年南皮滄州南皮縣漢屬河間國地理志渤海郡有皮縣括地志云今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漢皮縣城即陳餘所封邑

質實 統志云南皮漢之縣名屬渤海郡因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東漢為渤海郡治三國魏仍為南皮縣隋屬渤海郡唐屬景州貞觀中屬滄州長慶初復屬景州五代周屬滄州宋金元仍舊 國朝因之改屬河間府

青州 注見桓帝永康元年 **別駕** 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王脩** 城陽營陵人

秋八月操擊劉表尚圍譚於平原冬十月操還救却之

考異 提要還下有軍字

操擊劉表軍於西平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遠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若冀州不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耶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遠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群下多以為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其埶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埶耳袁氏兄弟相伐本謂天下可定於已而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今其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鬩國分為二連年戰伐介冑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則譚踵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二袁不務遠畧而內相圖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

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退

集覽 平原注見武帝元朔二年 交絕不出惡聲 正義曰君子之人交既絕不談彼之短 冀州不弟 弟通作悌去聲敬於兄長也袁尚為冀州牧故稱冀州譚尚兄也今尚攻譚是為不弟 平其曲直平音病平其不平曰平 韓盧東郭 戰國策曰韓國有良犬名曰盧東郭之外有狡兎名曰毙史記范雎傳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韓文毛頴傳居東郭者毙 許譚平 平和也

質實 西平縣名注見建安十三年 平原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 辛毗 潁川陽翟人

孫權遣兵討山越平之

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而山寇復動權還使呂範等討之又以呂蒙等守劇縣令長悉平之賀齊討建安料出兵萬人權以為平東校尉

集覽 劇縣注見光武建武三年 料出兵 按史記周宣王料民於太原韋昭曰料數也

正誤 劇縣今按集覽建武三年註劇屬川國邑乃齊地也孫權所討乃江南山越劇非縣名謂繁劇難之縣也 料出兵今按料如字點閱見數也宣王料民之料

質實 一統志云呂範汝南細陽人賀齊會稽人建安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

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

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操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又攻絕其糧道五月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將萬餘人還救鄴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著平上幘投暮詐稱都督歷北圍而東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圍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白幡出降孚隨輩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配出兵城北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操遂圍之尚懼求降不聽衆潰犇中

山審配殺辛毗家屬令士卒堅守死戰伏弩射操幾中配兄子柴開門內操兵配拒戰被執毗以馬鞭擊其頭而罵之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耶操引見配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繒絮稟食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初尚遣從事牽招至上黨聞尚走說高幹以并州迎之不從招乃詣操復為從事操又辟崔琰為別駕謂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烝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唯以校計甲兵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許攸恃功嫚操操竟殺之

集覽 淇水其源出河內郡共北山東至黎陽入河一曰水出隆慮縣西山有澳水流入淇水詩所謂淇澳者也通志云淇水一名清水酈道元云即絳水也白溝今涿州新城縣南四十里白溝河也宋與遼以此為界水經云白溝源出代郡漆水由易州界至拒馬河合流東入海漳州注見高帝十年隨輩出隨降者之等輩同出城中山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牽招姓名

質實 一統志云淇水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王屋山東自天壇避秦溝出焉引流南入黃河白溝河名在保定府新城縣南三十五里拒馬河下流即宋與遼分界之處崔琰東武城人袁紹墓在漳德府臨漳縣西北一十六里上黨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

質實 東井注見武帝元封元年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為刺史

質實 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

○十二月曹操攻平原拔之袁譚走保南皮

袁譚復背曹操操與書責之然後進討譚拔平原走保南皮操入平原畧定諸縣

公孫度卒子康襲行郡事

曹操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於武庫是歲卒子康嗣

質實 一統

志云永寧鄉在遼東義州衛東三十里今為堡

丹陽郡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

考異 按征伐例曰凡得其罪人於臣子曰誅於夷狄若非臣子曰斬曰殺此太守討殺郡吏亦當書誅誤作殺字耳

丹陽督嬀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溺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

集覽 督嬀覽督官名嬀覽姓名史炤釋文曰凡言督察也嬀居為反丞戴員丞郡丞也專佐守典武職甲卒戴員姓名員音云縗絰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

書法 婦人討賊綱目以來未有也故特書之終綱目婦人討賊二孫翊妻徐氏馮寶妻洗氏討而能殺之者一人而已

質實 丹陽郡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

發明 女子能守節不辱者已足深嘉未有能臨變設謀如徐氏者故特書討殺以著其績

乙酉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

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脩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為掾屬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

集覽 桴鼓 按左傳右援桴而鼓注桴音浮鼓槌也桴亦作枹前張敞傳枹鼓稀鳴注枹音桴

質實 王脩北海人阮瑀陳留尉氏人

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操熙尚俱犇烏桓

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犇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

集覽 遼西烏桓 桓東胡餘種本在遼東後有散居遼水西者 以次歃 按次第歃血也歃血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

質實 遼西 漢之郡名治肥如縣東漢末廢之故城在永平府治東 烏桓 東胡國名注見宣帝本始三年

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降 黑山 注見靈帝中平二年 質實

冬十月高幹復叛詔以杜畿為河東太守

高幹復以并州叛守壺關口洨內張晟衆萬餘人寇崤澠間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范先等詣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與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為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絕陝畿至數月不得渡操使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執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為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郃津渡范先欲殺畿乃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先督之固欲大發兵畿曰今大發兵衆情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為然從之得兵甚少畿又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畿乃單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固等與幹晟共攻不下畧無所得會操徵馬騰等至擊晟固等破斬

之於是畿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為陳義理遣歸締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脩戎事講武備河東郡會白騎會值也黑山賊張白騎東郡注見高帝八年濮澤注見明帝永平十四年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質實 崤澠在陝州陝縣東崤山名澠水名崤在弘農澠池縣西故曰崤澠崤通作殽殽函注見漢王劉邦元年澠池注見光武建武三年邱津地名在弘農郡垣注見高帝八年

以荀悅為侍中

時政在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畧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事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悅爽之兄子也

集覽 中人憂君子小人之間者

質實 荀悅潁川潁陰人

丙戌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曹操擊高幹斬之以梁習為并州刺史

時荒亂之餘胡狄雄張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各為寇害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薦牽使詣幕府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令諸將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單于恭順名王稽顙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勸勸農桑令行

禁止習乃貢達名士常林楊俊之徒後皆顯名

集覽 雄張雄武備也張去聲自侈大也 義從軍勇力軍編

戶 顏師古曰謂列次名籍者

質實 衆習 柘人常林河內人

以仲長統為尚書郎

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遇高幹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不悅統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為尚書郎統嘗著論曰昌言其畧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埶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紲耳及紲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犇其私睿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埶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集覽 角智角校也下角力同 銜紲銜馬口中勒以行馬者紲亦作紲系也以繫馬者 紲體注見成帝綏和二年 容說讀作悅文公曰阿狗以為容逢迎以為悅

質實 山陽郡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

烏桓寇邊

烏桓乘天下亂畧有漢民十餘萬戶蹋頓尤彊為袁紹所厚故袁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寇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先鑿平虜泉州渠以通運

集覽 蹋頓遼西烏桓別種名立力居之從子蹋徒臘反 泉州縣名也屬漁陽郡在幽州雍奴縣南

質實 一統志云泉州漢之縣名屬漁陽郡三國魏省之故城在順天府武清縣東南四十里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封功臣為列侯

書法 功臣何戚袁氏者也戚袁氏者也則其封侯宜矣曷為以曹操之戚袁氏非漢也則功臣亦有功於操而已矣故以曹操冠之是故責任子書曹操責封功臣書曹操封言非為漢也

○夏操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袁熙袁尚犇遼東公孫康斬之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以生蹋頓之心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能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又即授將軍印使統其衆疇皆拒之然每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至是操遣使辟之疇即至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濵海洿下渟滯不通虜亦遮守險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尚熙犇遼東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還康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令敢哭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而舉之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封田疇為亭侯疇曰吾始為劉公報讐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後操復欲封之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使疇所善夏侯惇喻之

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必不得已請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以白操操知不可屈乃拜議郎○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集覽 至易易地注見興平二年冠有蓋之士大夫次無終春秋釋例云凡師出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也無終注見漢王劉邦元年北平注見秦王政三年盧龍幽州屬郡名正義曰今平州盧龍縣是也碣石山在其北沈括曰北方水多黑色故曰盧龍郡北人謂黑為盧水為龍盧龍即黑水也柳城營州屬邑東北有龍山晉末燕築龍城於柳城之北正義曰柳城在北平郡東北白檀山在徐無山東北北平郡南徐無注見初平四年白狼山名在幽州東北烏桓地中為劉公報仇劉公謂劉虞事在初平四年

質實 一統志云田疇無終人盧龍古之塞名本漢肥如縣之地屬遼西郡其土色黑山如龍形故名北齊屬北平郡又析置新昌縣隋開皇中省肥如入新昌後為盧龍郡治唐武德初移平州治此改為盧龍縣遼金元俱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永平府柳城漢之縣名屬遼西郡晉廢之唐復置營州于此宋省之故城在永平府城西二十里白檀山名在順天府密雲縣南一十五里其山之陽古有白檀樹故名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冬十月有星孛于鶉尾

集覽 鶉尾星名其次在巳楚之分野楚辭惜誓篇晦庵集註南方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蓋鶉無尾故以翼為尾云○

書法 孫權母何以書錄賢也

吳氏病篤引見張昭屬以後事而卒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州平烈之子也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

孫權母吳氏卒

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士元名統德公從子也少樸鈍未有識者唯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常謂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鑑故德操與備語而稱之

集覽 襄陽春秋楚邑秦兼天下自漢以北為南陽今鄧州是自漢以南為南郡今荊州是襄陽乃南陽南郡二郡之地隋唐為襄州宋陞襄陽府隆中本傳注云家于南陽鄧縣號曰隆中欲信信與伸通荊州禹貢荊州孔安國曰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春秋楚之郢都秦漢置南郡今江陵府是漢沔括地志云沔水出武都郡東南入江漢水原出梁州金牛縣東一十八里嶓冢山如淳曰沔陽人謂漢水為沔水顏師古曰漢上曰沔沔陽屬漢中郡章懷曰漢水出漢陽嶓冢沮沔二水出武都東狼谷封禪書曰沔祠漢中索隱曰水經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注云東南注漢所謂漢水也故祠之漢中吳會吳都曰吳會今蘇州是宋陞平江府圖經云吳東南一都會也正義曰吳地為荊揚交廣之都會天府之土財物所聚曰府言益州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張魯即五斗米賊以鬼道惑人久據漢中宛洛宛音鴛南陽宛縣洛謂洛陽秦川按秦川南連秦嶺西接隴山杜佑通典云漢陽有大坂曰隴坂登隴東望秦川極目泯然三秦記云長安正南山名

秦嶺水流出秦川羅壁識遺曰秦川乃關中別號德操司馬徽表字

質實 一統志云襄陽古邑名周為穀鄧鄾盧羅郡之地春秋時屬楚秦為南郡及南陽郡地漢因之東漢末劉表為荊州刺史徙治襄陽縣三國魏徙置宜城以地在襄水之陽故名晉亦為荊州治所東晉於襄陽橋置雍州梁置南雍州西魏改曰襄州隋初廢州存立山南道行臺并總管府煬帝時州城並罷復置襄陽郡治襄陽縣唐初復置襄州山南東道治此復為襄陽郡又為襄陽府復為襄州五代梁唐置忠義軍宋復為襄陽府元改為襄陽路 本朝復為襄陽府屬湖廣道鄧邢郡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隆中山名在襄陽府城西北二十五里下有隆中書院漢諸葛亮嘗隱於此管仲注見宋武帝大明二年樂毅靈壽人樂羊之後自魏適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伐齊下七十餘城封為昌國君後奔趙封為望諸君漢高帝時求毅後得其孫樂叔封之樂鄉曰華城君荊州舜之所置春秋時為楚郢都秦拔郢置南郡漢初為臨江國尋改為臨江郡後置荊州刺史南郡隸焉三國初屬蜀漢後屬吳晉初為新郡尋復為南郡隋因之唐初復為荊州天寶中改江陵郡上元初改江陵府宋初置荊湖北路後改為荊南府元改江陵路本朝改為荊州府隸湖廣道漢沔二水名漢在漢陽府城北五里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沔在漢陽府城西南三十里源出襄水南入大江與漢水合流按三國志以前書傳多稱漢不言沔三國志以後多稱沔不言漢先儒皆疑漢沔為一然今二水源流不同惟水疏引應劭云沔水下尾與漢合乃入江為得其實南海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廣巴蜀二郡名巴注見周顯王五年蜀注見後主建興三年益州注同上年宛洛二縣名宛注見周赧王十七年洛注見周顯王三年

書法 特筆也入綱目未有書見賢者於是特書交予之也備之業定於隆中終綱目書見賢一而已

發明 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群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蘄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卧隆中抱膝長吟畧無意於當世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照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槁死岩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

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
立圃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懽則
声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継絶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
星然後蓼竊之徒其罪始暴白而不可掩是豈區區
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書劉備
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
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
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孔明亦後世人物耳噫

戊子

十三年春正月曹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

質實 一統志云

玄武池 在彰德府城西南七十五里

○孫權擊江夏太守黃祖破斬之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觀表事埶終必無成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急追之寧射殺操祖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都督蘇飛數薦寧不用乃白以為邾長寧遂亡犇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寧獻策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形便誠國之西埶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頗廢不脩急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埶弥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雖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摹古人乎權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但當勉建方畧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横兩蒙衝挾守沔口大絁繫矸千弩交射軍不得前將軍董襲司馬凌統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襲襲以刀斷絁蒙衝乃横流大兵遂進祖令陳就逆戰呂蒙親梟就首於是水陸並進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又欲殺蘇飛甘寧下席叩頭流涕言飛舊恩乞其首領權乃舍之凌操子統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讐之令寧屯他所

集覽 夏口 一名魯口似指夏水之口然何尚之云夏口戍在今鄂州故唐史皆指鄂州為子注東漢亦謂夏口本在江北自孫權取對岸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水經云夏水在江夏西冬竭夏流故名夏水晦庵曰夏水入江處今名夏口即詩所謂江有汜也

邾長 邾縣令長也邾注見漢王劉邦元年

南荆 春秋楚

之郢都秦置南郡三國漢關羽既沒南郡屬吳荊州之名南北雙立魏立荊州理宛今南陽是吳立荊州理江陵今郡城是是謂南荊頓廢左傳襄四年甲兵不頓注頓壞也興覇井寧表字蒙衝戰船也所以衝突敵船字與艨艟通釋名上下重板曰艦外狹而長曰艨艟沔口在江夏沙羨縣域中今漢陽是水經云自江陵縣過華容縣東至雲杜縣入沔謂之睹口自睹口下沔水過夏口會于江所謂沔口即此大紲繫矧紲音薛長繩也繫音系聯屬也矧丁定反鏁舟石也今海舟皆用之

質實 一統志云夏口在武昌府荊江之中正對沔口唐章懷太子註東漢亦謂夏口戍在今鄂州故唐史皆稱鄂州為夏口本在江北自孫權取對岸名夏口而江北之名始晦又云魯口即夏口以其對魯山岸故名沔口在漢陽府城西南三里今名沌口劉澄之山水記沔口古滄浪水世傳屈原遇漁父作歌即此處

董襲會稽人 凌統餘杭人

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

操以崔琰為西曹掾毛玠為東曹掾司馬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上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斥華偽進沖遜抑阿黨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輿服不敢過度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懿少聰達多大畧琰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亂倫為反敝敗之衣柴車注見新莽乃止

集覽 羸衣羸倫為反敝敗之衣地皇元年嫁殤非禮也禮媒氏禁嫁殤者注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

質實 毛玠陳留人司馬朗河內邴原人朱虛人

書法 特書也書三公罷復多矣此其為特書何譏專也操嘗自為大將軍矣既而懼紹自為司空以讓之於是紹滅魏於復取也故罷三公官而自為丞相如是則不必為大將軍而尊固在矣操之姦可勝

言
哉

發明 書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讀之若無異義然操自欲尊異不肯復使他人得與已同列之意自隱然在其中矣學者不可不知

以馬騰為衛尉

以騰子超為偏將軍代統其衆

秋七月曹操擊劉表○八月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郗慮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北海招合徒衆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與祢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荅顏回復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

集覽 王畿之制千里 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鄭玄曰夏曰縣內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周亦曰畿謂之畿者責以供王稅貢也 郗慮 按史紹通鑑釋文郗音綺戟反至晉元帝時郗鑒乃音丑之反有此不同及檢大宋重修廣韻唯六脂內收此字注郗姓出高平是已 許下 許謂許州也許下猶洛曰洛下郟曰郟下之類

質實 北海郡名注見平原般人 京兆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許下縣名注見建安元年文舉孔融表字

發明 自古篡奪之賊必先去其所憚之人孔融志大才高名重海內此固操之所憚者范史謂操慮鯁大業其言是矣故綱目特書操殺而不去其官

劉表卒九月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

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蒯越等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操至新野琮舉州降操遂進兵

集覽 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 申生事注見高帝十二年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申生重耳亦獻公子居於蒲太子申生以薦胙被譖自殺時重耳來朝驪姬又譖申生之藥胙重耳知之重耳懼遂奔翟又如齊秦繆公求重耳而內之於晉是為文公 新野 南陽新野縣今屬鄧州

平帝元始四年

劉備犇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

劉備屯樊琮降而不以告備久乃覺則操已在宛矣備乃大驚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將其兵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胥鑿齒曰玄德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琮將王威曰曹操聞將軍已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為曹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集覽 樊城名在襄陽城西北五里或謂即仲山甫所封樊國非也 徼之於險 徼音伊消反遮也字與要通孟子使數人要於路 軍實 謂車徒器械芻糧之類 當陽之長阪 南陽當陽縣今屬荊

門州縣在州西北九十里元和志云綠林山在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即所謂當陽之長阪也 質實 統一志云樊城名在襄陽府城北漢江上與襄陽對峙即周仲山甫所封之樊國也宛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劉表墓在襄陽府城東當陽漢之縣名屬南郡後周於此置平州及漳川郡隋初郡廢改為玉州後廢之唐初復置平州又改為玉州尋省五代時高氏置荊門軍於此宋紹興中以縣省入長林後復置元因之 國朝改屬荊州府江陵漢之縣名為南郡治所東漢省郢縣入江陵唐以安興縣省入宋元仍舊 國朝因之改屬襄陽府長阪在荊州府當陽縣北一百一十五里

操進軍江陵

曹操進軍江陵釋韓嵩之囚以為大鴻臚初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以為冀州土平民彊美傑所利四戰之地不如荊州土險民弱易依倚也遂從劉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表辟劉望之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第廙謂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亦見害廙奔揚州於是操以洽廙為掾屬從人望也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操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存錄松松怨之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力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集覽 西平汝南西平縣按汝南古蔡州也今改汝寧府辟爭地辟與避通爭地謂冀州英桀必爭之地 按傳 按納傳符也後書陳蕃以諫爭不合按傳而去即此廙羊至反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嘆曰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今乃殺之遂反衛案戰國策顏師古說二人姓名曰鳴犢竇犢犨古今人表曰鳴犢竇犢犨說苑權謀篇曰晉有鐸鳴竇犢其不同如此前書劉輔傳載谷永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韓退之將歸操亦曰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至史記世家乃曰竇鳴犢舜華索隱曰家語云殺竇犨鳴犢及舜華國語云鳴鐸竇犨則竇犨字鳴

犢聲轉字異或作鳴鐸慶華當作舜華諸說皆同法柳下惠和光於內法則效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和光而同塵老子玄德章曰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注和者言當晦其光不以炫於人當與衆同塵不當自殊別也玄天也人能行此是為與天同道模范蠡遷化於外模亦法也范蠡春秋越大夫越王句踐欲伐吳范蠡不可後越竟滅吳蠡遂扁舟浮于五湖不存録拾也謂不存恤張松而録用之

質實

一統志云西平漢之縣名屬汝南郡東漢末廢之後魏復置并置襄城郡北齊改文城郡隋初郡廢以縣屬蔡州大業初縣廢唐初復置貞觀初省入郾城開元間再置屬蔡州宋金元仍舊　國朝因之改屬汝寧府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武陵郡名注同上年仲尼孔子字仲尼其先宋人六世祖孔父嘉之子奔魯遂為魯人父叔梁紇母顏氏禱於尼丘生孔子因名丘少習禮容適周見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適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退而修詩書禮樂魯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進為司空復為大司寇三月而誅少正卯齊懼與魯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遂歸所侵之田還墮三都齊人饋女樂而孔子適衛歷聘各國復歸魯正樂晚而喜易因魯史作春秋年七十三卒弟子心喪三年魯追謚尼父漢追謚宣尼公後周追封鄒國公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自漢以來皆封其後　國朝益尊崇之世封其後為衍聖公

擇其後之賢者世知曲阜縣柳下惠姓展名禽魯人居柳下仕魯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人問之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卒謚曰惠孟子稱其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范蠡南陽宛人事越王句踐苦身戮力與謀滅吳以報會稽之恥及句踐既霸遂辭越乘舟浮於五湖出齊變姓名號鴟夷子皮之陶為陶朱公三致千金再分與貧交昆弟天下言富者稱陶朱公

冬十月朔日食○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初魯肅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

遣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于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為權長史備進住樊口操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孫權見於柴桑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誠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

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稾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湖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埶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各顧妻子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畧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五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遇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蹈藉死者甚衆天又大風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并寧徑進取夷陵守之益州將襲

肅舉軍降瑜以肅兵益呂蒙蒙盛稱肅有贍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圍井亭蒙謂瑜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於是將士形埶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集覽 梟雄 梟勇健也雄武稱也仲馮曰梟謂善鬬也史炤曰猶如陸傳得梟者勝 南郡 秦兼天下自漢以北為南陽今鄧州是自漢以南為南郡今荆州是即江陵府也 樊口 在江夏郡鄂縣蘇東坡遊寒溪西山詩千搖萬兀到樊口一箭放溜先息鷺注樊口即武昌縣樊口也在江南岸赤壁居其上游 柴桑 棲賢院記柴桑山名在今江州德化縣西南九十里近栗里源陶潛此中人也廬山記柴桑本縣名陶潛宅在焉晉置江州又分尋陽柴桑二縣置尋陽郡 田横齊之壯士 七國時齊王田儋死横自立及項羽滅横懼誅與其徒五百人入居海島漢高赦而召之横與其客二人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帝拜二客為都尉以王禮葬田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下從之帝又召其海中五百人使至聞横死亦皆自殺 江夏 春秋時謂之夏汭漢置江夏郡領鄂縣入三國吳孫權自公安徙治鄂更名武昌隋改鄂州

魯縞 縞之精白者曰縞曲阜之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敝謂之魯縞 蹶上將軍 注見周顗王二十八年 子布元表 子布張昭字也下言於上曰表元表謂當元所言也昭嘗言不如迎之 程公 謂程普 赤壁 按方輿勝覽黄州注引水經載赤鼻山齊安拾遺遂以赤鼻山為赤壁山其說乖繆蓋周瑜自柴桑至武昌縣樊口而後遇於赤壁則赤壁當臨大江在樊口之上今赤鼻山在樊口對岸何待進軍而後遇之乎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而後有烏林之敗則烏林當在江之北岸赤壁在江之南岸今乃云赤壁在江之北亦非也然蘇子瞻赤壁賦云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乃疑似語其大江東去之詞亦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此又可見矣且子瞻嘗言黄州守居之數百步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是否又按鄂州赤壁山注引郡縣志云赤壁在蒲圻縣西北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此即周瑜用黄蓋策焚曹公船處也今江漢間言赤壁者五謂漢陽漢川黄州嘉魚江夏其說雖各有所據惟江夏之說近古而合於史烏林與赤壁即非一地也烏林注見

建安二十年 襲肅 姓名也 益州之將 公績 凌統表字

正誤 子布元表各顧妻子今按張昭字子布秦松字

文表此非元表蓋本虞溥江表傳孫權曰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恐文誤作元或一字元表也及考三國志呂蒙傳孫權曰孟德張言率衆水步俱下子布文表俱言迎之通鑑建安二十四年亦載孫權云孟德率衆俱下張子布秦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三書皆作文表又江表傳云曹公責孫權任子張昭曹松等猶豫不能決周瑜曰不如勿遣亦一證也集覽縱不知元表為秦松之字獨不詳各字之義乎孫權若責子布一人何以言各顧妻子也

質實 南郡注見建安十二年一統志云樊口在武昌府武昌縣西四里樊山之下與西山相連 柴桑漢之縣名屬豫章郡東漢及晉宋皆因之隋改為湓城縣後省之故城在九江府城南九十里 江夏郡名注見唐僖宗乾符四年鄂州 番陽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赤壁山名在武昌府城東南九十里唐元和志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即周瑜焚曹操船處圖經云在嘉魚縣西七十里其地今屬嘉魚宋蘇軾指黃州赤鼻山為赤壁蓋劉備居樊口進兵逆操遇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亦不應在江北今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惟江夏之說合於史 黃蓋零陵人 樂進衛國人 程普右北平土垠人 夷陵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九年 田橫故齊王荣弟項羽破齊復擊漢田橫乃以散兵復攻齊城邑立荣子廣為王而相之及廣死橫自立為王漢高帝既立橫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海島高帝召之乃乘傳詣洛陽未至自到其徒五百人聞橫死亦皆自殺

書法 東下何盛辭也故特書迎擊是役也微迎擊則吳事去矣

發明 赤壁之勝吳人專有其功是以他日荊州之爭關羽方詰魯肅以為烏林之後左將軍親在行間戮力破賊而魯肅則謂始與豫州覲於長坂志勢摧弱主上矜愍以濟其患如此則其功固有所歸矣今綱目於此乃書瑜肅等與備迎擊破之何哉蓋當曹操東下之時吳人震懼謀欲迎操雖有周瑜魯肅定謀於內然非昭烈孔明左右感發於外則亦未必成功若是之捷觀之柴桑之說則可見矣書法如此蓋亦推求其實而權其輕重耳夫豈過哉

十二月孫權圍合肥 **質實** 合肥縣名注見靈帝中平五年 ○劉備狥荊州

江南諸郡降之

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

孫權使其將賀齊討黟賊平之

丹陽黟賊帥陳僕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齊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戈拓山而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以其地為新都郡齊為太守

集覽 丹陽 徐廣曰本秦之鄣郡漢武改為丹陽郡而丹陽都尉分治于歙黟歙二縣皆隸焉正義曰漢之丹陽理宛陵即今寧國府治也徽州亦隸焉此非晉唐之丹陽按晉丹陽治秣陵唐丹陽治京口 黟 音於夷反或音移徐廣曰漢丹陽郡屬縣也索隱曰新安郡有黟縣正義曰丹陽新安今徽州是 鳴鼓角 伐鼓吹角皆所以作勇也左傳魯桓公與齊人戰曹劌曰一鼓作氣又宋襄公及楚人戰公子魚曰金鼓以聲氣也通禮義纂曰蚩尤師魑魅與黃帝戰帝命吹角作龍鳴以禦之按角長五尺以皮為之或以竹木其形如竹筒本細而末大 新都 徐廣曰漢武帝改鄣郡為丹陽郡三國吳孫權分丹陽置新都郡晉武帝改新都為新安隋置歙州宋改為徽州

質實 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一統志云 黟 秦之縣名屬鄣郡以縣有黟山故名漢屬丹陽郡鳩嘉初以黟為廣德王國三國吳屬新都郡晉屬新安郡隋初置歙州治於此宋屬徽州元仍舊 國朝因之屬徽州府 林歷山 在徽州府黟縣西南一十里 新都 三國吳之郡名治新始縣晉改為新安郡劉宋以郡屬東揚州梁又析置新寧郡隋廢郡置歙州治黟大業初改為新安郡治休寧義寧中又遷治歙唐置歙州天寶初改新安郡乾元復為歙州宋改為徽州元為徽州路 國朝初改為徽州府直隸京師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三終